

詩

蘇軾詩集

湖南

I784.25
431

聶魯達抒情詩選

陳 實 譯

湖 南 文 藝 出 版 社

〔湘〕新登字002号

聂鲁达抒情诗选

陈 实 译

责任编辑：杨 坚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2年9月新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插页：5

字数：270,000 印数：1—4,250

平装： ISBN7—5404—0974—6
I·778 定价：5.80元

精装： ISBN7—5404—0975—4
I·779 定价：7.80元



聂鲁达像

目 录

第一辑(1924—1947)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1924)

情诗第七首.....	(1)
情诗第十四首.....	(2)
情诗第十七首.....	(4)

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1933)

冬天的牧歌.....	(7)
慢板悲歌.....	(9)
五月季风.....	(11)
意思是：阴影.....	(13)

大地上的居所第二卷(1935)

惟有死亡.....	(15)
船歌.....	(18)
献给费德里柯·加西亚·洛尔加的颂歌.....	(22)
阿尔勃托·罗哈斯·基米尼斯飞来了.....	(28)
忘不了(奏鸣曲).....	(33)

大地上的居所第三卷(1947)

盟约 (奏鸣曲)	(35)
在新的旗帜下集合	(38)
西班牙在心中	(41)
丁娜·摩多提去世了	(82)

第二辑(1950—1957)

全体的歌(1950)

玛珠碧珠高地	(85)
他们来索取岛屿 (1493)	(106)
智利发现者	(108)
酋长的教育	(110)
雨中骑士	(112)
谜	(114)

船长的歌(1952)

山河	(117)
婚后颂	(119)
旅中书	(128)

元素的颂歌(1954)

番茄颂	(135)
衣服颂	(139)
手表颂	(143)

写给塞萨·瓦列霍的颂歌.....	(148)
------------------	-------

元素的新颂歌(1956)

写给野兔和男孩的颂歌.....	(155)
木香颂.....	(158)

第三册颂歌(1957)

双重的秋天颂.....	(161)
海光颂.....	(166)
老诗人颂.....	(170)

第三辑(1958—1964)

遐想集(1958)

多久.....	(177)
静一静.....	(180)
恐惧.....	(182)
一日之内多少事.....	(184)
V.	(187)
单性生殖.....	(189)
许多我.....	(192)
牧歌.....	(195)
苍蝇飞进合拢的嘴巴.....	(197)
秋天的遗嘱(选段)	(200)

出海与回航(1959)

破烂颂.....	(205)
钢琴颂.....	(208)
猫颂.....	(211)
象颂.....	(216)

十四行情诗一百首(1960)

晨:	第九首.....	(221)
	第二十九首.....	(222)
午:	第四十首.....	(223)
黄昏:	第六十首.....	(224)
	第七十八首.....	(225)
夜:	第八十六首.....	(226)
	第九十首.....	(227)

智利的石头(1961)

狮.....	(229)
海龟.....	(231)
石上人象.....	(234)
旅人.....	(236)

典礼之歌(1961)

曲终人散:	第一首.....	(237)
	第七首.....	(238)
	第十二首.....	(239)

天变：	第十首.....	(241)
	第十三首.....	(242)
重见洛特蒙：	第二首.....	(244)
	第五首.....	(245)

全权(1962)

海洋.....	(247)
海.....	(248)
行星.....	(249)
小夜曲.....	(250)
写给所有的人.....	(251)
老百姓.....	(253)
全权.....	(260)

黑岛的回忆(1964)

雨的出生地：	诗.....	(263)
	父亲.....	(266)
迷宫里的月亮：	东方宗教.....	(269)
烈火：	潮汐.....	(271)
	海.....	(272)
	浪中独白.....	(274)
寻根者：	树林里的猎人.....	(276)
	夜.....	(279)
	冬天之约（之三）.....	(282)
批判的奏鸣曲：	记忆.....	(284)

真理:.....(286)

最后，没有人了.....(290)

第四辑(1966—1970)

沙上的屋子(1966)

名字.....(293)

旗.....(294)

船歌(1967)

卡帕里的恋人.....(295)

歌.....(296)

舟子曲终.....(297)

日之手(1968)

花之谜.....(303)

敲钟人.....(304)

甲虫.....(306)

歌.....(308)

告别.....(309)

刀锋边沿.....(310)

世界末日(1969)

今天也是.....(313)

永远在诞生.....(315)

昨天.....	(318)
统一.....	(320)
理性.....	(321)
动物.....	(322)
蜂 (之一)	(323)
寻觅者.....	(325)
处境.....	(328)
战争.....	(330)

天石(1970)

第一首.....	(333)
第十三首.....	(335)
第十六首.....	(336)
第二十首.....	(337)
第二十三首.....	(338)
第二十七首.....	(340)
第二十八首.....	(341)

巴勃罗·聂鲁达：其人、其诗（译者后记）	(342)
---------------------------	-------

情诗第七首

挨近薄暮，我把悲哀的网
撒向你深海的眼。

我的孤独在最高的火堆那边
蔓延并且燃烧，溺者一样挥动臂膀。

我向你远在他方的眼发出红色讯号
像海水涌向灯塔边沿。

遥远的女人，你只守望黑暗
你的视野有时冒起恐惧的岸。

挨近薄暮，我把悲哀的网抛向
震撼你深海的眼的汪洋。

黄昏星为夜鸟所啄，闪亮
如我为你迷恋的灵魂。

黑夜跨着阴暗的马驰骋
把蓝花穗洒落原野。

情诗第十四首

这些日子，你把玩宇宙光。
伶俐的客人，你从花里来从水里来。
你不仅是我紧抱的小小白色蓓蕾，
却像我每天手捧的花束。

自从让我爱上，你便与众不同。
让我铺开你，在黄色的花环里。
谁在南方群星之间用烟写你的名字？
啊，让我记住你前身的模样。

风猛然怒吼，敲打我紧闭的窗。
天是一张网，挤满模糊的鱼影。
风在这里奔放，所有的风。
雨洗掉她的衣裳。

禽鸟飞逃。
风啊，风啊，
只有我能抗拒人的威力。
暴风卷起暗色的树叶，

吹走昨夜停泊天上的舟楫。

你在这里。啊，你不逃跑。

你回应我每一声呼唤。

依偎着我，似乎心中惊惶。

然而某个陌生的影子曾一度掠过你的眼。

此刻，小贝贝，此刻你又给我带来忍冬花，

你的胸脯散发着它的芳香。

当悲哀的风到处杀戮蝴蝶，

我爱你，我的欢乐咬住你唇上的梅子。

为了迁就我，你受过多少委屈。

我的灵魂孤独悍猛，我的名字使人丧胆。

许多次，我们看见晨星吻我们的眼而燃烧。

而夕阳在头顶散开如旋转的扇。

我用言语沐浴你爱抚你，

我长久眷恋你饱晒日光的贝母身躯。

直至我相信你是宇宙之主。

我会上山去给你采摘幸福的花，风铃草，

黑榛子和满篮朴素的亲吻。

我会善待你

如春天善待樱树。

情诗第十七首

沉思着，在深深的孤独里捕捉阴影。

你也在远方，唉，比任何人都远。

沉思着，放鸟，溶去映象，

把灯埋入泥土。

雾的钟楼，高高在上，多么远！

忍住叹息，压碎朦胧的期望，

沉默的磨坊主，

黑夜俯身向你落下，远离城市。

你的存在是别人的，于我陌生如异物。

我思想，我缓缓走动，我的生命在你前面。

我的生命在一切人前面，我悲苦的生命。

临海的呼号，在岩石之间，

自由奔放，狂野的，在海沫里。

悲愤，呼号，海的孤独。

放恣，粗暴，伸向天空。

你啊，女人，你是什么造的呢，什么光，那巨扇的

什么骨？你像今日一般遥远。
森林火。在蓝的交叉点燃烧。
燃烧，燃烧，焚起，从光的树木喷出火花。

坍倒了，爆裂了。火。火。
带着火刨花的伤痕，我的灵魂起舞。
谁在呼唤？回声充满什么静寂？
怀旧的时刻，快乐的时刻，孤独的时刻，
只属于我的时刻！

风唱着歌穿过的扩音器。
我身上系着如此强烈的想哭的欲望。
一切根的振动，
一切海浪的冲击！
快乐，无尽的哀愁，我的灵魂徘徊。

沉思着，把灯深深埋入孤独。

你是谁？是谁？

大地上的居所

(第一卷)

(1933)

冬天的牧歌

在深深的海底，
在悠悠的长夜，
你静默静默的名字
驰过如一匹马。

负我于你的背，啊，庇护我，
在你镜中向我现身，突然地，
在你背后暗中茁长的
黑夜孤单的叶子上。

完满甜蜜的光之花，
以你亲吻的嘴唇回应我的呼唤，
坚决柔美的嘴唇
因离别而狂野。

如今，长远长远地，
轨道伴着我从遗忘走向遗忘。
雨的呼唤：
黑夜的珍藏。

容我寄身于午后的丝线，
在黄昏时缝制
衣裳，而天上一颗星
充满了风在悸动。

把你的远离注入我，深深地，
重重地，盖过我的眼，
以你的存在穿过我，设想
我的心已碎成片片。

慢 板 悲 歌

在心的暗处，
你的名字慢慢
默然回旋滴下
裂开流散成水。

有人企图损害它
而它悠长却又短促的尊严，
仿佛突然响起来的
逝者的足音。

突然，突然给听到了，
并且以凄凉的坚忍
在心里伸延扩散
犹如秋天冰凉的梦。

大地粗重的车轮
轮胎注满遗忘的湿气
滚动，把时间辗断
成为分离的两半。

它坚硬的杯盏盖住
你泻入寒冷土地的灵魂，
它可怜的蓝火花
在雨声里飞起。

五 月 季 风

驿站的风，绿的风，
载着虚无和水，熟识灾难，
扬起凄凉的皮革
和稀薄物质造成的旗，像救济金：
曾经在此栖身，银色的，冰冷的，
易碎犹如巨人手中的玻璃剑，
在这许多呵护它惊恐的叹息的力量之间，
它滴落的泪，它徒然的沙，
包围在咆哮冲击的能量里，
像赤身上战场的人
举起苍白的肢体，迟疑的信念，
一滴被侵略的战栗的盐。

如此微弱的光，如此闪烁不定的火，
能怎样安息，抱什么可怜的希望？
向什么举起饥饿的斧头？
摆脱什么物质，逃避
什么光线？
它纤长颤动的光

逶迤如充满睡意的
悲哀苍白的新娘的长裙。
因为阴影和混乱所触及的一切
都向下堕，液状、悬空、没有和平，
在空虚中手无寸铁，被死亡征服。

唉，这是期待着的日子的好去处，
走向匆遽的信札、船只、交易，
死亡，安稳而潮湿，自己没有天，
它芬芳的簷帐，浓密的枝叶，
活泼的彩霞，活的呼吸，在哪里呢？
静止着，披着垂死的光华和混浊的鳞，
它将目睹自己被雨水分割，
被吸满水的风袭击。

意思是：阴影

要考虑什么希望，什么纯粹的预兆，
要在心里埋葬什么真实的亲吻，
而屈服于孤苦和智慧的根源，
温柔而安全，在永远不安的水上？

为了长久的安定，要在我麻木的肩上
用什么方式供奉什么翅膀灵活的梦天使，
那通向死亡的星宿的路，才是
许多个月许多世纪以前开始的艰苦飞行？

也许是多疑虑的生灵先天的怯弱
忽然寻求永久的时间和固定的空间，
也许是苦苦累积的疲惫和岁月
像新生大海的潮汐一样
伸向被遗弃的悲痛的岸头。

唉，让现在的我继续存在和终止存在，
让我的屈服遵从钢铁的条件，
只求死和生的颤栗不打扰

我希望留给自己的深处。

那末，现在的我，在某个地方和所有时间里
将成为确认而肯定而热切的证人，
不断谨慎地破坏自己，保存自己，
矢誓履行原始的责任。

惟 有 死 亡

有许多孤零零的墓地，
坟里无言的白骨累累，
心穿过地道，
黑暗，黑暗，黑暗，
像海难船，我们从外向内死亡，
像窒息于心中，
像由皮肤下陷至灵魂。

有许多尸骸，
有许多冰冷潮湿的石脚，
有骨头里的死亡，
像纯粹的声音，
像无犬的吠声，
来自某些钟某些冢，
从湿气冒出的泪或雨。

有时，我独自看见
扬帆的棺木
载着苍白的死人，载着头发枯死的妇女，

雪白如天使的面包师，
下嫁公证官的多愁思的女郎，
棺木上溯垂直的死河，
紫色的河，
溯向源头，帆涨满死亡的声音，
涨满死亡静默的声音。

死亡靠近响声
像无脚的鞋，像无身的衣裳，
它敲门的指环不镶宝石，也没有手指，
它呼喊却无口无舌无喉。
然而它的脚步发出声音，
它的衣裳发出声音，像哑的树，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我几乎看不见，
但我相信它的歌有湿紫萝兰的颜色，
熟识大地的紫萝兰，
因为死亡的脸呈青色，
死亡的目光亦青色，
带着紫萝兰叶子刺鼻的湿气，
和严冬的阴沉色调。

然而死亡也穿戴着扫帚在世上行走，
舐着地面搜索死人，
死亡在扫帚里，

是死亡的舌头在找寻尸骸，
是死亡的针在找寻线。

死亡在婴儿床上：

在懒洋洋的垫褥里，在黑毯子里，

活着伸展着，猛然吹气：

吹出暧昧的声音鼓起床单，

有许多床驶向一个港湾，

死亡在那儿等着，穿着海军司令的制服。

船 歌

只要你抚弄我的心，
只要你的唇按向我的心，
你纤柔的唇，你的牙齿，
如果你用红箭矢一样的舌头，
按向我粉碎的心跳动的地方
如果你吹我在海边哭泣的心，
它便会隐隐作响，像睡着的火车轮，
像震荡的水，
像叶子里的秋天，
像血，
以湿火焰的噪音焚烧天空，
像梦，像树枝，像雨，
或者悲愁的海湾的号角，
如果你吹我在海边的心，
像白色幽灵，
在海沫的边缘，
在风的中央，
像脱掉枷锁的幽灵，在海涯，哭泣，

像悠长的分离，像骤响的钟，

海散发心的声音，
黄昏时洒落寂寞的海岸：
黑夜毫不犹豫地降落，
而它的海难旗忧伤的蓝色，
布满沙哑的银色行星。

心像脆贝壳一样鸣啸，
喊罢，海啊，挽歌啊，溶化的恐惧
散落变故和汹涌的水波：
海随着声浪展示
它倾斜的阴影，它绿色的罂粟。

如果你忽然现身于忧愁的海岸，
被逝去的白日环绕着
与新的黑夜面面对，
充满波涛，
如果你吹我寒冷惊悚的心，
吹我心里寂寞的血，
吹我着火的鸽子似的心，
它的血会发出黑色的语音，
止不住的红水会涨起来，
发出响声，黑影似的响声，
死亡似的响声
叫唤如一支充满风或充满眼泪的号笛，
或者像冒涌出恐惧的瓶。

是这样，电光会盖住你的头发，
雨水会流入你张大的眼，
会孵化你默默忍住的哭声，
而海的黑翅会绕着你
回旋，舞着巨爪，发出鸦噪，腾起。

你可愿作海滨的孤魂，
吹奏悲哀无聊的乐器？
只要你呼唤，
它拉长的音调，它邪恶的哨声，
它受伤的海波的行列，
还有人，或许便会来，
有人会来，
自岛的峰顶，自红色的海底，
有人会来，有人会来。

有人会来，使劲吹吧，
吹出破船的号声，
像一支挽歌，
像一声马嘶在浪花和血里，
像凶狠的水在鲸吞在喧哗。

在海的季节，
阴暗的贝壳回响如吼叫，

海鸟闻而冷然远飞，
它阵阵的音浪，它悲愁的栏干
沿寂寞的海岸升起。

献给费德里柯·加西亚·洛尔加的颂歌

如果办得到，我愿意在孤独的屋子里惊慌哭泣，
如果办得到，我愿意挖出并且吞下自己的眼珠，
为了你笼着悲恸的橘树般的嗓子，
以及你呼啸而来的诗。

因为他们为了你而把医院漆成蓝色，
而学校和海军营房升起，
而受伤的天使长出羽毛，
而婚宴的鱼长出鳞，
而刺猬飞上天；
为了你，黑皮肤的裁缝店
充塞着勺子和血水
并且吞下红丝带，互相亲吻而死
而穿上白衣。

当你披戴着桃树飞行，
当你以撒谷的声音发笑，
当你唱歌而振动血管和牙齿，
咽喉和手指，

我愿意为你的温柔舍身，
我愿意为红色的湖舍身，
因为仲秋时你在那里
跟一匹踣倒的战马和染血的神同住，
我愿意为坟场死去——
坟场，像灰色的河
充满水和墓碑，
夜里流过窒息的钟：
拥挤的河，像伤兵医院的
病房，猛然伸向
死亡，河里是大理石碑
和烂皇冕和祭油：
我愿意死，为了晚上看到你，
为了看溺死的十字架经过，
站着流泪，
因为在死亡的河面前，
你孤独地伤心哭泣，
哭着哭泣，你的眼睛充满
泪水，泪水，泪水。

晚上，寂寞得发疯的时候，如果办得到，
我会用一支黑烟囱
在铁路和轮船上
吃着煤灰
收集遗忘和阴影和烟，

为了你在其中成长的树，
为了你收集的那些黄金色的水窠，
为了盖住你的骨头，
向你透露夜之奥秘的蔓藤。

湿洋葱味的城
在等着听你经过时沙哑的歌声，
而静默的捕鲸船追着你，
而绿燕子在你发里筑巢，
还有蜗牛和光阴，
卷起的船帆和樱树，瞥见
你十五只眼睛的苍白面颜
和你浸着血的嘴巴时，
必会列队而行。

如果办得到，我会用煤灰装满大堂，
并且哭着拆掉时钟，
好知道你的屋子什么时候
有嘴唇破裂的夏天到来，
有凄苦的辉煌到来，
有穿着受难衣裳的人到来，
有死掉的犁和罌粟花到来，
有掘墓人和骑士到来，
有行星和染血的地图到来，
有满面风尘的潜水人到来，

有蒙面贼拖着
利刃贯胸的闺女到来，
有根、血管、医院，
喷泉、蚂蚁到来，
有黑夜带着布满蜘蛛网的
垂死骑兵的单人床到来，
有憎恨和尖刺的玫瑰到来，
有黄色的小船到来，
有刮风的日子带着小孩到来，
还有我和奥里魏里奥、诺拉，
维辛提、阿历山大、底里亚，
马鲁加、马尔瓦、马利那，

玛利亚·路惹莎和拉尔科。

金发儿、拉斐尔·乌加尔提，
柯达波斯、拉斐尔·阿尔培蒂，
卡路斯、比贝、马诺罗·阿尔托拉基雷，
莫里纳里，
罗沙雷斯，贡查·门底斯，
还有给忘掉的别些人，

来，让我替你加冕，健康
和蝴蝶的少年，纯洁
如永远自由的黑电光的少年，
此刻山岩间没有别人
只有我们两个，

让我们敞开心胸：

如果不是为了露水，写诗给谁？

如果不是为了凶狠的利刃

赶上我们的那一晚，不是为了那一天，

不是为了那个黄昏，不是为了人带着负创的心走去

准备受死的那个破角落，写诗给谁？

在一切之上，夜里，

夜里有许多星，

挤在一条河里

像住满穷人的房子

窗旁的丝带。

他们有亲人去世了，也许

他们失去工作，

医院里，升降机里，

矿坑里，

顽强忍着伤痛的人在受苦。

而到处是眼泪：

繁星在无尽的河里流动的时候，

窗内有许多眼泪，

眼泪冲蚀门限，

浸满卧室，

浪一样淹没地毯。

费德里柯，
你看见世界、街道，
酸醋
车站上的道别，当烟雾把决定性的轮子
转向只有
分离和石头和铁轨的地方。

到处
有这么多人提出问题。
流血的盲人，还有那愤怒的，还有
心灰意冷的，
凄惨的，多刺的树，
以及揹着嫉忌的强盗。

生活是这样的，费德里柯，这便是
我忧郁而男性的友谊
所能献给你的东西。
你自己已经懂得许多事情，
将来还会懂得更多。

阿尔勃托·罗哈斯·基米尼斯^①飞来了

在唬人的羽毛之间，在黑夜之间，
在木兰花之间，在电报之间，
在南风和西海之间，
你飞来。

在墓碑之下，在灰烬之下，
在凝固的蜗牛之下，
在最底层的地水之下，
你飞来。

更深处，在海底的女郎
和盲水草和烂鱼之间，
再深些，又一度在云层里，
你飞来。

在血之外骨之外，
在面包之外，在酒之外，

① 聂鲁达挚爱的朋友，一生未曾发表过作品的诗人，折纸鸟是他的嗜好。

在火之外，
你飞来。

在酸醋之外死亡之外，
在溃疡和紫萝兰之间，
带着空灵的声音和湿透的鞋，
你飞来。

越过议院和药房，
越过车轮和律师和船舰，
和刚拔出的血红牙齿，
你飞来。

越过塌掉屋脊的城——
丰硕的妇人在此以阔大的手
和失落的梳子解开发髻。
你飞来。

挨着地窖里，
以肮脏微温的手，悄然，
以红木迟钝的手酝酿的酒，
你飞来。

在失踪的飞行员之间，
在运河和暗影旁，

在埋掉的百合花旁，
你飞来。

在涩色的瓶子之间，
在茴香环和厄运之间，
哭着举起双手，
你飞来。

越过牙医和教区，
越过电影院和隧道和耳朵，
带着新衣和无瞳的眼，
你飞来。

越过你没有界墙的坟地，
连水手都会迷路的坟地，
在你死亡的雨水洒落时，
你飞来。

在你指头的雨水洒落时，
在你骸骨的雨水洒落时，
在你的骨髓和笑声洒落时，
你飞来。

在你溶化的岩石上，
奔跑着沿冬天而下，沿时间而下，

在你的心点滴洒落时，

你飞来。

你已经脱离三合土

和公证官的黑心肝

和骑士疯狂的骨头的包围：

你飞来。

啊，海罌粟，我的亲人，

披着蜜蜂衣的六弦琴手，

你发里那么多的阴影不是真实的：

你飞来。

那么多追赶你的阴影不是真实的，

那么多死的燕子不是真实的，

那么多哀愁染黑的地方也不是：

你飞来。

瓦尔巴拉伊索的黑风

张开煤炭和水沫的翅膀

打扫天空让你通过：

你飞来。

有雾汽，有死海的寒意，

有哨声和岁月和多雨的

早晨的气味和腥鱼：

你飞来。

有甜酒，有你与我，有我哭泣的灵魂，

可是无人也无物，除了一段

断掉的梯子和一把伞：

你飞来。

海在那边。夜里我走下去便听见你

在无人的海底飞来，

在我栖身的海底，暗黑的：

你飞来。

我听见你拍翅慢慢飞翔的声音，

死骸的水冲击我

如成群湿漉漉的盲鸽子：

你飞来。

你飞来，寂寞，孤单，

独自在死体之间，永远孤独，

你飞来，无影无名，

没有糖，没有嘴巴，没有玫瑰园，

你飞来。

忘不了(奏鸣曲)

答问我昔日何在，
我只能答“桑田沧海”。
我必须细说庇荫土地的石头，
不断自毁的河：

我只知飞鸟所失落，
被离弃的海洋，或者我哭泣的姊妹，
为何有这许多地域？日子
为何彼此相连？黑夜
为何凝聚嘴角？为何死亡？

答问我从何处来，我必须求证于破烂，
求证于过分磨损的器皿，
求证于不时剥落的巨兽，
以及我忧伤的心。

记忆不是经历的遭遇，
也不是沉睡於淡忘而变黄的鸽子，
只是许多带泪的脸，
是卡住咽喉的指头，

是从叶丛筛下的：
逝去一天的阴影，
用我们悲哀的血滋养的一天。

这儿有紫萝兰，有燕子，
带给我们快乐而出现於
一串好听的名字的一切，
光阴和欢愉在其中溜过。

可是让我们别跨过这些堞齿，
也别啃啮静默凝成的外壳，
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这么多人死亡，
这么多堰堤被烈日晒裂，
这么多头颅撞击船舷，
这么多的手曾经拥抱亲吻，
这么多事物我想忘记。

盟约(奏鸣曲)

长满荆棘的荒原上，
被碎玻璃割裂的心，
或者某些屋角里
汹涌的水，像眼睑和眼睛的水，
都留不住你的腰在我手里，
当我的心把它的橡树
举向你折不断的雪线。

夜之蜜，皇冕的
精灵，

救赎了的
人血，你的吻
放逐我，
而一股水流带着海的渣滓，
环绕着旧椅子，浸蚀门户，
冲破等待着你的静寂，

黑夜有明亮的轴，
裂开的、真实的、独一无二的

声音，独一无二的
每个赤裸的日子。
在你平静如水的胸前，
在你结实和流动的腿上，
在你永恒和骄傲的
赤裸的头发上，
我想安身，我的爱，泪水已经
洒入沙哑的筐篮而积聚，
我想安身，我的爱，独对
一个残损的银色音节，独对
你雪胸上的山峰。

要胜利而不跌倒
有时已不可能，
在两个生灵之间的战慄，探触
河之花已不可能：
人的毛发像针，
过程，片断，
抗拒的珊瑚族，磨难
和粗重的脚步，踏过冬天的
地毯。

唇和唇之间有许多
积满灰尘和潮湿的城，
点滴的“何时”和“如何”，矇眛的

循环：

在唇与唇之间，像沿着
沙和玻璃的海岸，风吹过。

因此，你是无尽的，请捡起我，一如你是
整体的庄严，整体的
夜之地带，直至你溶入
时间的线条。

进入甜蜜的境界，
到我身边，直至小提琴
似手指的叶
沉入静默，直至苍苔
在雷声里生根，直至根须
从手与手的搏动垂下。

在新的旗帜下集合

谁说过谎？百合花
奥秘而污黑的残肢，布满
伤痕和黑光华的一切！
一切，一浪接一浪接一浪的常规，
模糊的琥珀坟，
麦穗苦涩的水珠！
我的胸凝铸於此，倾听
多灾多难的盐：晚上
走去扎下我的根：
探索泥土的苦味：
对于我，一切是黑夜或雷电：
秘密的蜡安身於我的脑袋
且把灰烬撒进我的脚印。

我为谁寻找这寒冷的脉搏呢，
如果不是为了一次死亡？
我在没有人听得见的
孤寂的黑暗里失落什么工具？
不，

时候到了，逃罢，
血影，
星霜，退向人走过的足迹，
并且拿走我脚下的黑影！

我的手跟别人一样带着伤，
我捧起同一只红色的杯
和同样愤怒的惊诧：

一个日子

跃动着人的
梦，一茎野生的
小麦伸向
我贪婪的黑夜
好让我海豹的脚步
跟上人的脚步。

这样团结起来，
坚忍集中，我不向
泪的洞穴寻求庇护：我诠释
蜜蜂的家世：把闪亮的面包
给人之子：蓝色在奥秘中
准备眺望血外的稻麦。

你在玫瑰里的位置呢？
你充满星光的眼睑呢？
你可曾忘掉那些流着汗

拼命伸向沙子的指头？

愿你得到和平，黑太阳，

愿你得到和平，盲的额，

路上有一块燃烧的地方留给你，

没有秘密的石头望着你，

牢狱的静默里有一颗发疯的星，

赤裸的，缺口的，摹想地狱。

集合起来，面对哭泣！

此刻是

泥土和香气的凌晨，来看这张

从可怕的盐刚冒出的面孔，

来看这愁苦的嘴巴漾出微笑，

来看这颗新生的心以盛开的

坚定而金黄的花向你们问好。

西班牙在心中

祷 文

首先，请你停下来，垂顾
纯洁而凋零的玫瑰，停下来看
苍天和空气和大地之源，听一支
轰烈的歌的志愿，听一支
雄壮的歌和钢铁
收拾战争和腥血的愿望。

西班牙，水晶杯，不是皇冠，
是轧碎的岩，是受侵袭的
温柔的麦子、皮革和燃烧的动物。

轰 击——咀 咒

明日，今日，你的脚步
充满静寂，充满希望的惊讶，
像一股大气：一线光，一个月亮，
残旧的月亮，月亮从手传到手，
从钟传到钟！

血缘的母亲，燕麦
坚硬的拳，

壮士们

干巴巴血淋淋的行星！

谁？路上来的是谁，

谁，谁？在阴影里在血里，是谁？

在闪光里，是谁，

谁？落吧，

灰烬落吧，

铁

和石头和死亡和哭泣和火，

谁，是谁，母亲啊，是谁，在那儿？

犁过的祖国，我发誓你必从灰烬里

诞生如不凋的水花，

我发誓你焦渴的口必向天长出

面包的花瓣，绽开

满泻的麦穗。天罚，

天罚，天罚那些带着刀斧和蛇

到你竞技场泥地来的人，天罚

那些等着这一天来临，好开门

迎接摩尔人^①和强盗的人：

你们得到什么？去啊，去掌灯，

看湿透的乡土，看烈焰吞掉

焦黑的小骨、看被杀掉的

西班牙的衣裳吧。

① 指西属摩洛哥部队的军人，以勇悍凶残著名，亦称“非洲军”，内战时隶属法朗哥指挥。

阔人榨穷了西班牙

该死的是那一天
不肯睁眼看的人，该死的瞎子该死，
是那些给庄严的祖国送眼泪
而不送面包的人，该死的
是脏制服和发霉的
法袍，是黑洞和坟墓的臭狗。
西班牙满地贫穷
像全身冒烟的马，
像从灾难源头
滚下的石，
未开垦的
麦田，蓝颜色和锡的
秘密仓库，鸟巢，
堵塞的拱门，渴望生育的
地层，全部
有带枪的三角卫士看守，
有灰鼠色的神父看守，
有大屁股皇帝的侍臣看守。
坚强的西班牙，苹果园和松的国度，
你饱食终日的爷们下了禁令：
不许播种，不许采矿，
不许繁殖乳牛，可要铭记

坟墓，要每年瞻仰
水手哥伦布的纪念碑，要结交
“身份”相当而且同样腐败的
美洲猴，互相唱和。
不许办学校，不许用犁
弄破地壳，不许用麦子
装满谷仓：祈求吧，畜生，祈求
会有一个跟皇帝同样大屁股的神
等着你们：“各位教友，那边有好汤招待。”

传 统

西班牙的夜晚，在古老的花园里，
传统满身挂着干鼻涕，
渗着脓水散着瘟疫，
尾巴拖着雾漫游，鬼魅一样，
披着哮喘和空荡染血的斗篷，
脸上呆滞深陷的眼
是吃坟土过活的绿毛虫，
没有牙的嘴巴每晚啃嚼
未茁的叶芽、地底的矿藏，
戴着青蓍皇冠游荡，
撒出模糊的尸骨和匕首。

马 德 里 (1936)

马德里，孤独而庄严，七月以蜂房
卑微的喜悦使你惊喜：你的街道明亮，
你的梦也明亮。

将军们

一次黑色的呕吐，法袍
一股发狂的浪
把脏水，把痰涎的河
灌进你两膝之间。

带着渴睡刺痛的眼睛，
带着枪和石头，马德里，带着新的伤，
你保卫自己。你奔跑
穿街过巷，
留下神圣的血迹，
集合起来以大海的声音呼唤，
血光把你的面貌
永远改变了，像一座
复仇的山，像一颗
呼啸的刀星。

当你燃烧的剑戳进阴暗的军营，戳进
叛国的法衣室，

周围只有破晓的静寂，只有
你前进的旗帜
以及一滴光荣的血在你的微笑里。

我要讲清楚一些事情

你们会问：那么紫丁香在哪里？
罂粟花蒙住的玄秘呢？
那常常把你的诗
打出许多洞孔
和疯话的雨呢？

我会把全部遭遇告诉你们。

我从前住的地方
在马德里，有敲响的钟
有报时的钟，有树。
从那儿望得见
西班牙枯瘦的脸
像个皮革海。

人们把我的房子唤作
花屋，因为它到处
开着海棠：那是一所
漂亮的房子，
有狗和小孩。

拉乌尔，记得吗？

记得吗，拉斐尔^①？

费德里柯^②，你在地下

可也记得，

可记得在那房子的露台上，

六月的阳光用鲜花塞进你的嘴巴？

兄弟，好兄弟！

到处

是闹哄哄的叫嚷，是海产的盐味，

是一排排搏动的面包，

在我住的阿尔古埃列斯区，市场的石像

仿佛鳐鱼堆里苍白的墨水瓶

食油注入勺子，

满街是手手脚脚

深沉的涌动，

尺寸、升斗，鲜明的

生活的实质。

鲜鱼层叠，

图案屋脊上的风标

累倒在寒冷的阳光下面，

① 西班牙诗人拉斐尔·阿尔贝尔蒂 (Rafael Alberti)，生于1902年，内战时参加反法西斯战斗，常在前线朗诵诗歌，聂鲁达尊之为反战的游击诗人。

② 西班牙最有影响力的诗人费德里柯·加西亚·洛尔加 (Federico Garcia Lorca)，生于1893年，内战爆发后不久即在家乡格拉纳达被法朗哥军队捕获处死，约为1936年8月，确切日期不明。

马铃薯朦胧细致的象牙，
番茄接着番茄排到海边。

而一天早晨，一切都烧起来了，
一天早晨，火
从地下喷出来
吞掉人，
以后便是烈焰，
以后便是枪弹，
以后便是血。

强盗驾着飞机率领摩尔人，
强盗用戒指和女公爵，
强盗带着甜言蜜语的黑教士
从空中来屠杀儿童，
儿童的血于是满街
单纯地流，单纯得就像儿童的血。

豺狼也不齿的豺狼，
枯草也唾弃的石头，
毒蛇也厌恨的毒蛇！

我看见西班牙的血
在你们面前涌起，
要用尊严锋利的巨浪

一扑而淹死你们！

卖国的

将军们：

看我死掉的房子吧，

看支离破碎的西班牙吧，

而每一座死房子伸出的是燃烧的钢，

不是花，

而西班牙每个洞穴

都冒出西班牙，

而每个小孩的尸体都支起一管有眼的枪，

而每次罪行都铸出子弹，

总有一天寻到

你们心脏的位置。

你们会问：为什么你的诗

不讲梦，不讲树叶，

不讲家乡的大火山？

来看满街的血吧，

来看

满街的血，

来看满街的

血！

献给阵亡战士的母亲

他们并未死去！他们
在火药之间
挺立，像燃烧的烛芯。

他们纯粹的身影已经聚拢
在铜色的草原上，
像装甲的风幕，
像怒形于色的路障，
像苍天无形的胸膛。

母亲们，他们站在麦丛里，
跟正午一般深一般高，
君临所有的大平原！
他们是一记黑色的钟声
荡过给钢铁杀死的尸体
而敲响胜利。

姊妹们像尘埃
散落，撕裂的
心啊，
请保存对逝者的信念。
他们不仅仅是
染血石头下面的根，

他们散开的白骨
不但确实在耕着地，
他们口里还咬着干火药
像铁的海洋一样进攻，
他们高举的拳仍然否定死亡。
因为无形的生命正从这许多尸体
升起。母亲，旗帜，儿子！
每一具尸骸都有生命，
每一张眦裂的面孔都在戒备黑暗，
佩着充满大地希望的剑！

扔掉
你们哀悼的衣裳，让你们
全体的眼泪凝聚直至变成钢：
从那儿挥出拳，日日夜夜，
从那儿踢出脚，日日夜夜，
从那儿吐唾，日日夜夜，
直至憎恨的大门坍倒！
我不会忘记你们的苦难，我认识
你们的儿子，
我为他们的舍身骄傲，
也为他们的生命骄傲。

他们的笑容
在哑默的工场发出闪光，

他们的脚步声每天
在地下铁路伴着我，旁边
是东部的橘子，南部的鱼网，
是印刷所的油墨，在混凝土建筑物上，
我看见他们的心熊熊地喷射火和活力。

母亲们啊，像你们的心一样，
我的心充满这么浓的悲哀和这么多的死亡，
好比一座森林
湿透把他们的笑脸毁掉的血，
有不眠夜愤怒的雾和白天绞心的孤独渗入。
可是
除了咀咒馋渴的豺狼，咀咒非洲野兽吼着
腌臢特权口号的垂死喘息，
除了愤怒，除了鄙视，除了哭泣之外，
受尽悲哀和死亡折磨的母亲啊，
请你们也看着新生的高贵日子的心，
并且体认你们亡故的亲人笑着从地下
举拳伸出麦田。

西班牙本来是这样的

西班牙原是绷紧的干燥的，是日常
喑哑的鼓，
是平原和鹰巢，是受鞭撻的

风雨的静寂。

我多爱你坚硬的泥土，你谦卑的面包
和你谦卑的人民，爱得想哭，爱得入骨，
你满布绉纹的乡村
在时间中静止，是
失落的花，在我生命里藏得多深，
而你矿质的原野
伸延到月亮和光阴里
被空心的神吞噬。

你所有的结构，你动物的
孤绝挨着你的智慧，
四周环绕着静默的抽象石头，
你辛辣的酒，你甘醇的
酒，你粗野
而又温柔的葡萄园。

先祖的石，世上
最纯洁的，经过
血和金属洗擦的西班牙，花和枪弹的
胜利的蓝色无产者，没有谁比你
活得更劲睡得更沉叫得更响亮。

威拉摩，卡拉斯柯萨^①，
阿尔培德雷特，布伊特拉哥，
帕伦西亚，阿尔干达，格尔微，
加拉帕格尔，比拉尔巴。

本雅路比亚，塞德里拉斯，
阿尔可塞尔，塔木雷荷，
甜水，石坑，
棕泉，蜂场，塞朴尔微达。

酒涌，富恩卡连特，
亚麻田，松光，
卡些连，阿拉托斯，
马奥拉，巴尔德干达。

耶斯特，辽帕尔，塞哥尔贝，
奥里威拉，蒙他尔波，
阿尔卡拉斯，卡拉瓦卡，
阿尔门德拉雷荷，卡斯特洪德蒙内古罗斯。

河棕，培拉尔达，
古拉那德拉，夜屋，
阿田萨，巴拉奥那，

① 本节及以下各节，都是西班牙村镇名。

纳瓦尔莫拉尔，金天平。

阿尔勃雷亚，莫诺瓦尔，

阿尔曼萨，圣贝尼多，

莫拉塔拉，蒙特萨，

巴赫塔，阿尔德木斯。

塞微可那维洛，塞微可德拉托雷，

胡桃林岗，

赫巴罗亚斯，铁鲁埃尔，

康波洛勃雷斯，水池。

苦井，坎德雷达，

培德罗聂拉斯，大牛田，

罗兰卡德塔温雅，烈女村，

狱塔，赫提瓦，阿尔科伊。

奥班多村，维里雅德尔雷，

贝洛拉加，勃里威加，

塞提那，芦屋，鸽村，

海狗，埃纳雷荷斯，阿尔巴塔那。

托雷当希美诺，特拉斯帕尔加，

阿古拉蒙，克雷微连特，

颇维达德拉西埃拉，培德尔诺梭，

阿尔可雷亚德辛卡，丛原。

河风，托美斯之晨，

岔口，界石，

敏古拉尼勒，莫尔肯德谷，海梨，

海羊，纳瓦尔莫拉雷斯，荷尔圭拉。

阿尔戈拉，弓塔，阿尔热西勒，

黑瞳，萨尔瓦卡聂特，乌铁尔，

干湖，大麻田，沙罗利诺，

焦庄，培斯奎拉德对罗。

羊泉，阿尔培德雷特，

托雷洪，贝纳瓜西尔，

绿谷，草谷，

橡桤，查维拉橡林。

敏约格林多，奥沙德蒙铁尔，

门特里达，石谷，提塔瓜斯，

阿尔莫多瓦尔，热斯塔尔加尔，回民谷，

阿尔莫拉秩尔，奥尔加斯。

国际军团到马德里来了

有一天早晨，在一个寒冷的月份，

一个痛苦、沾着泥薰着烟的月份，
没有膝盖的月份，封锁和灾难的月份，
从我家潮湿的窗子

听得见非洲豺狼
用长枪吼叫，露出血牙，那时
当我们只有弹药的梦想，再没有别的指望，

当我们已经相信
世上只有吃人的恶兽
和愤怒，

那时，穿过马德里冬月的霜，

透过黎明的
雾，

我这双眼睛，我这颗
张望的心，

看见你们来临，明亮威猛的战士，
又清秀又坚强又老练又灼热的岩的军团。

那是悲愁的日子，妇女身上
蒙着生离死别如同难看的煤灰，
而西班牙的死亡，比别的死亡更酸更苦，
铺满从来只让麦子生长的田野。

人血淋漓，流过街道，汇合
从房屋裂开的心流出的水：
零落的儿童骸骨，母亲们
绞心的沉默哀恸，手无寸铁的人

永远给闭上的眼睛，
就像悲哀和夭逝，像被舍弃的花园，
是永远被杀害的信念和花。

然后，
战友啊，
我看到你们，
我的眼睛如今仍然充满骄傲，
因为在那多雾的早晨我看见你们临近
西班牙纯洁的前额，
沉默坚定
如黎明前的钟，
带着庄严和蓝眼睛，从好远
好远的地方，
从你们安身的角落，离乡别井，
从你们的梦里走来，
充满炽热的温柔，佩着枪
来保卫西班牙的城，因为这儿受围攻的自由
可能仆倒并且被野兽咬死。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
你们的坚贞勇猛，你们的庄严事迹
会让小孩和壮丁、妇女和老人知道，
会传给所有绝望的人，下至硫磺气
腐蚀的矿坑，

上至奴隶的非人阶梯，
所有的天星，全西班牙

全世界的麦穗

会写出你们的名字和你们的艰苦战斗
和你们红橡树一般充满泥味的壮伟胜利。
因为你们舍身而把新生命注给
失去的信念，空虚的心，对大地的信赖，
而挨着你们的丰饶，挨着你们的崇高，挨着

你们阵亡的战友，
就像挨着粗糙血岩的山谷，
一条无涯的河在流动，有钢和希望的鸽子盘旋。

赫拉玛之役

在大地和橄榄园压住的
白金和西班牙死难者之间，
赫拉玛，精纯的匕首，你挡住
凶徒的浪潮。

人从马德里来了，
他们的心被火药烤得金黄，
像火烬和抗战的面包，
他们来了。

赫拉玛，你在铁和硝烟里

像一段掉落的琉璃，
像颁给胜利者的一串
长长的勋章。

喷火的地洞制不住，
疯狂的空袭制不住，
污秽黑暗的炮队也制不住
你的波涛。

嗜血的人喝过
你的水，张口向天喝水：
西班牙的水和橄榄园的泥，把他们
塞满遗忘。

在水和时间的一瞬间，
摩尔人和卖国贼的血河床
在你的光芒里颤动，像苦味
喷泉的鱼。

你的乡亲们粗糙的麦粉
全长出金属和骨的芒刺，
雄伟茁壮如同他们保卫的
高贵的土地。

赫拉玛啊，我的口

讲不尽，我苍白的手写不出

你光辉的领域和版图：

你死去的亲人还在这儿。

你悲哀的天空还在这儿，

你岩的和平，你星的流水，

还有你的子民永恒的眼睛

守着你的岸。

阿尔美里亚^①

一碗给主教，研碎的辛辣的一碗，

一碗铁屑和灰烬和眼泪，

一碗啜泣和颓垣败瓦，

一碗给主教，一碗阿尔美里亚的
血。

一碗给银行家，盛着快活的南方

儿童的脸颊，一碗

爆炸，发疯的水和废墟和惊怖，

一碗破裂的轴和践碎的头颅，

① 1937年2月5日，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攻占南部市镇麻拉加城外高地步守军开始撤退。当时通往内陆的唯一公路为洪水所淹，城内居民徒，沿海岸跋涉三百余公里逃往阿尔美里亚。2月8日意军入城，大肆屠杀，法朗哥军队出动飞机坦克追击难民，死者无数。

黑的碗，一碗阿尔美里亚的血。

每天早晨，你们一辈子每个阴暗的早晨，
都会看见它在桌子上冒着烟喷着火：

你们会用柔滑的手推开它一点儿，

免得多看，免得多喝：

你们会把它轻轻推到面包和葡萄之间，

这碗沉默的血

每天早晨都会搁在那儿，每天
早晨。

一碗给上校和上校夫人，

在军营的宴会里，每次宴会里，

在脏话和横飞的唾沫之间，闪着清晨的酒光。

让你们看见它在世上冷冷颤动。

不错，你们都有一碗，这儿那儿的阔人，

大使、部长、餐桌旁残忍的宾客，

安坐品茶的女士们：

稀烂满泻的一碗，染着穷人的血污，

每天早晨，每个星期，永远永远，

一碗阿尔美里亚的血，在你们眼前，永远。

被侵犯的土地

无尽苦难

淹没的地域，越过无边的

静寂，蜜蜂

和夷平的岩的脉搏，

土地啊，你不长麦子和苜蓿，

却竖起血痂和罪恶的标志：

丰饶的加里西亚，雨一般纯净，

永远让眼泪腌咸了：

埃斯特雷马都拉，天和铝一般

威严的海岸，黑得像

弹孔，被出卖被杀戮被蹂躏：

没有回忆的巴答荷斯，躺在死去的

亲儿之间，凝望记住一切的天空：

被死亡犁过的麻拉加

给赶进断崖的绝境，

直至逼疯了母亲

拿初生婴儿鞭打石头。

辅洛尔，有哀悼

和死亡和愤怒飞翔，

直至眼泪与痛苦合成一体，

直至言语和晕眩和激愤

化成路边一堆白骨，

化成埋入黄土的一块石。

这么多，这么多

坟墓，这么多牺牲，这么多

野兽在星上扬威耀武！

什么也抹不掉，甚至胜利

也抹不掉可怕的血洞：

什么也不能抹掉，海不能，沙

和时光的流转不能，坟地上

烧燃的海棠也不能。

山胡尔荷在地狱里①

捆着，冒着烟，系着绳子

连同叛国的飞机，连同叛国罪，

被出卖的卖国贼在焚烧。

像磷一样，他的肾

和变节军人邪恶的

嘴巴在咒骂声里熔掉了。

给推着走过永恒的火焰，

① 山胡尔荷将军 (Josi Sanjurjo Sacanell, 1872—1936) 是策划军事政变的首脑人物之一，也是内战初期军事行动的总指挥，1936年7月20日从里斯本飞西班牙，飞机未升空即着火焚毁，传说为蓄意破坏行动。

让飞机载去焚化，
从变节烧到变节。

摩拉在地狱里^①

发昏的骡子摩拉
从绝壁给拖向永恒的绝壁，
海难船一般让波浪抛来抛去，
被硫磺和利岩割裂，
在石灰和胆汁和欺骗里煎熬，
地狱早就等着了，
恶贯满盈的杂种骡子摩拉走着，
确确实实心慌意乱，
他的尾巴和屁股着了火。

法朗哥将军在地狱里

遇殃的，烈火或者成窠
疯巫婆沸热的醋、或者咬人的冰雪，
或者烂掉的龟用女鬼的声音哭叫着挖你的肠，找一只
结婚指环和被宰掉的儿子的玩具，
对你来说，只是一扇拆掉的

^① 摩拉将军 (Emilio Mola yidal, 1887—1937) 也是武装叛变的策划者，负责指挥北方部队，1937年6月3日撞机死亡。一说谓因与德国军人失和被杀。

暗门。

是真的。

换一个地狱，算什么？在你那些
兵士的呼啸里，在西班牙母亲
神圣的乳汁里，在沿路被践踏的乳汁
和胸脯里，有另一个村庄，另一层静默，一扇破门。

你在这儿，阴郁的眼皮，墓穴
邪恶的鸡粪，浓痰，血洗不掉的
叛国密码。是谁，你
不祥的败叶啊，地狗啊，
卑鄙的苍白黑影啊，你是谁？

火焰退后，没有灰烬，
地狱盐味的焦酒，哀愁的
圆圈失色。

天罚的，只有人
搜索你，在物质的绝对火焰里
你不化灰，在时间的梯子上
你不消失，燃烧的玻璃和凶狠的泡沫也不刺穿你。

独自，独自，留给所有
汇合的眼泪，留给死手
烂眼的永恒，独自在你的

地狱洞里，喝无声的浓血
度过天谴和孤单的永恒。

你不该享受睡眠，
即使它钉牢你的眼皮：

你一定要
醒着，将军，永远醒着
在秋天被机关枪射杀的
产妇的血水里，所有，所有被肢解的可怜的儿童，
直挺挺地，吊着，在你的地狱里等
一个寒冷的庆节：等你来临。

炸成黑色的儿童，

红色的脑浆，挂满
柔软肠子的走廊，全在等你，保持着
走路、踢球，
咬果子、笑或者诞生的姿势。

笑。有许多
被血毁掉的笑容
露出连根拔起的牙齿等着，
还有暧昧的脸谱，连天炮火
轰掉的面孔，还有无名的
鬼魅，隐匿的
黑影，从未离开
瓦砾床的人。他们全等着你
度过长夜，他们挤满走廊

像霉烂的海藻。

那是我们的人，他们原是
我们的血肉，我们的安宁，我们
锻铁场的和平，我们
空气的海和肺。干涸的土地
穿过他们开出鲜花。如今，在大地之外
变成了废料，
死物、尘埃，
在你的地狱里等你。

尖锐的恐惧和悲伤总会消失，
因此等着你的不是恐惧不是悲伤。你独自
受天罚。
独自在所有的死人中间醒着，
而血水像雨一样淋你，
而挖出的眼珠汇成死河
漫过你流过你，永远盯住你。

废 墟 之 歌

本来是完好的柔驯的，
本来是润泽的常用的常见的，
此刻——可怜的方帕——躺在泥
和黑硫磺的浪里。

像花苞像乳房一样

挺向天，像鲜花
从枯骨绽开而勾出
世界的轮廓。眼睑啊，
柱啊，梯啊。

幽深的宝藏啊，
又稠又纯：多久才铸成敲的钟！
多久才造成报时的钟！铅的
匀净蔚蓝，混凝土
粘住人间的梦！

灰尘积聚，
胶、泥、造物逐渐增多，
墙壁相继竖起
像裹着人皮的葡萄藤。

在空白里，铜里，
在火里，舍弃里，纸张堆起，
难听的哭声，晚上
为发热的病人
送去药房的配方，
理性的干燥太阳穴，人
造出来却永远
不打开的门，

全部不见了倒塌了，
突然消失了。

负伤的器皿、寝衣，
脏泡沫，刚撒出的

尿，脸颊、玻璃、羊毛，
樟脑、线圈皮圈、全部，
全部一转而变成尘土，
变成金属乱纷纷的梦，
一切芳香，一切迷恋，
全部归于无有，全部一去
不复返。

不属于尘世的焦渴，腰肢
丰满的鸽子：花粉
和枝柯的年代，你们看吧，
看树木怎样裂开
直至露出悲恸：人
没有根：一切都仅仅依靠
一次雨的震颤。

看六弦琴
怎样在香喷喷的新娘子口里烂掉：
看立过那么多功绩的文字，今天
怎样绝迹：看石灰上，看大理石碎片之间，
哭泣——铺满苔藓了——的痕迹。

人民武装的胜利

可是，老百姓，祖国和燕麦啊，你的胜利
就像大地的记忆，像金属

凝固的光芒和静寂。

你穿满弹孔的旗帜向前推进，
就像你的胸膛，在伤痕累累的
时间和大地之上。

工 会 上 前 线

矿工们哪儿去了？麻绳工人
哪儿去了？皮革
工人，撒网的人呢？
哪儿去了？

在屋子天台上唱歌的人，
混凝土大楼上吐痰
讲粗话的人，哪儿去了？

勤奋熬夜的铁路工人
哪儿去了？
粮食工会的人哪儿去了？

握着枪，握着枪，在平原
深沉的脉搏里，
在瓦砾上守望。

枪管对准凶恶的
敌人，就像对准荆棘，
就像对准毒蛇，正是这样。

日日夜夜，在破晓时分
凄凉的灰尘里，依靠着
火热的正午。

凯 旋

好庄严啊，人民的凯旋。
随着胜利巨大的步伐，
盲土豆和天葡萄
在地上闪闪发光，

战役后的风景

咬破的空间，稻麦
磨损了的军队，裂开的
马蹄铁，僵在霜和石头之间，
冷峻的月亮。

月亮是受伤的雌马，被鞭打被烧烙，
裹着干荆棘，唬人的、埋掉的
金属和白骨，逝世，苦楚，

掘墓人的烟。

硝石酸性的圆光背面，
物质回归物质，水回归水，
快得像打落的麦粒，
烧掉了吃掉了。

偶然的外壳柔软柔软，
黑灰消失，飞散，
此刻只有回荡的寒气，丑陋的
雨的原料。

我用两膝护住它，
比这流亡的疆域护得更严，
我的眼睑抱牢它直至点名攻击，
我的血留住这黑暗的味道，
为了永远不忘记。

反 坦 克 战 士

所有的典雅贝母，海
和天的圆光，月桂风，
都献给你们，橡的英雄，
反坦克的勇士。
你们一直在战争

黑色的嘴巴里，
火的天使，慑人的壮士，
大地纯洁的亲儿。

像这样，你们在野地
散播，幽暗，像种籽，躺着
等待。然后向钢的旋风，向怪兽胸前
投出小小的苍白榴弹，
也投出你们深藏的冒烟的心，
挥出火药一般致命一般蓝的鞭子，
你们站着，
高贵绝伦，挡住凶悍的
山，大地和光荣
赤裸的亲儿啊。

从前，你们只见过
橄榄树，只见过满网的
鳞片和银光：你们搜集
工具、木料、割禾
和造房子的铁；
你们的手种出
美丽的石榴和早晨的
洋葱，此刻突然
在这儿，掙着雷电
握住荣光，爆出
猛烈的力量，

独自顽强面对黑暗。
自由女神从矿坑挑出你们，
为你们的犁恳求和平：
自由女神站起来，哭着
穿过街道，穿过房舍
走廊，呼喊：在原野上
她的声音飘过橘子树和风，
号召胸怀壮阔的人，而你们来了
到这儿来了，给挑中的
胜利的儿子，仆倒过许多次，你们的手
给抹杀过许多次，你们最深的骨压碎了，
你们的嘴巴被封闭，被捣烂
直至你们的沉默变成死寂：
可是你们马上站起来，在旋风
中心，一次又一次，你们整个
深邃的、燃烧的
心和根的民族。

马 德 里 (1937)

此刻我记起一切事一切人，
强烈而深刻，
那些地方——声音和羽毛——
轻轻搏动，在

世外，也在世间。今天
是另一个冬天的开始。

那城里

有我心爱的人和物，
可没有面包也没有光：冷冷的玻璃掉落
干枯的海棠。夜里，黑色的梦
给榴霰弹爆破，像淌血的公牛：
黎明的碉堡空寂无人，
只有一辆破烂的手推车：烧毁的房屋
没有燕子，只有苍苔，只有长长的静默，
流干了血，空着，大门开向天：
此刻市场摆出可怜的绿宝石，
橘子和鱼
每日经过血路运来
送到姊妹和寡妇手里。
悲恸的城，受着威胁，带着伤，
受蹂躏受冲击，穿满弹孔，充满
血和碎玻璃，不夜之城如今全是
黑暗和静寂和爆炸和英雄，
如今是新的冬天，更赤裸更孤独，
如今没有面粉没有足音，但有你军人的
月亮。

一切事，一切人。

可怜的太阳，我们

失掉的血，受震撼受追悼的
悲伤的心。泪珠像沉重的枪弹
落进你灰暗的泥土，发出
鸽子着地的声音，永远握牢死亡的
手，每日每夜
每个星期每个月的
血。不用讲你们，睡着
和醒着的英雄，不用讲你们怎样以非凡的意志
震撼河流和土地，
此刻我只听街上的天气，
有人告诉我，冬天
再度来到
我住过的旅店，
我只听城里的事，而远方
像泡在毒蛇涎沫里一样
罩着火，受着
地狱水冲击。

已经一年多了，
自从蒙面人摸索你血肉的海岸，
触到你带电的血而死去：
成堆的摩尔人，成堆的卖国贼
辗转在你岩石的脚下：烟或者死神
都不曾征服你燃烧的墙。

然后，
然后怎样？不错，他们是刽子手，

他们是食肉兽：他们偷袭你，白色的城，
脏主教，封建残余的
少爷，叮叮咣咣耍弄着
三十块银元的将军们：你的城墙周围
有一圈湿漉漉的女信士，
一队腐败的大使
和一群军犬阴险的敌意。

赞美你，云的赞美，阳光的赞美，
健康的赞美，剑的赞美，
流血的额，血线
在重伤的石头上回响，
坚强的温柔流泻，
配备了雷电的光明摇篮，
实质的碉堡，血的空气
孵出蜜蜂。

今天活着的你，胡安^①，
今天在瞭望的你，贝德罗^②，你思想、睡觉、吃饭：
今天在漆黑的夜里放哨，不眠不休，
独自在混凝土上，极目越过割裂的土地
从发黑的铁丝网望向南部、中部、四周，
没有天，没有玄秘，
人结成连环，保卫

①② 胡安 (Juan) 和贝德罗 (Pedro) 是西班牙人最常用的名字。

焚烧的城：马德里，经历过
星的冲击，火的震撼，坚强起来了：
大地和夜哨在胜利
深沉的静默里：颤动
如同萎谢的玫瑰：周围
环绕着无垠的月桂！

给人民战士的太阳颂歌

人民的武装！这儿！恫吓和封锁
还在泛滥，让大地渗透死亡，
扎满刺钉！

敬礼，敬礼，
全世界的母亲向你敬礼，
学校向你敬礼，人民的军队啊，
老木匠向你敬礼，用麦穗，
用乳汁、马铃薯、柠檬、月桂，
用属于大地和人口的一切
向你敬礼。

一切，像一个
许多手连成的环，像一条
扑动的腰，像一串闪不完的电光，
一切为你准备，向你看齐！

钢的白日。

坚强的蓝！

兄弟们，前进，
跨过前面犁过的田，
走进前面干燥无眠的夜，迷糊而褴褛，
穿过前面的葡萄藤，踏过阴森的岩石，
敬礼，敬礼，前进！比冬天的声音更锋利，
比眼睑更灵敏，比轰雷更真实，
准确如快捷的钻石，新的锐气，
战士们配得起中原的冽水，
配得起花和酒，配得起大地螺形的心，
配得起一切叶子和一切芬芳土产的根。
敬礼，战士们，敬礼，赤色的休耕地，
敬礼，坚硬的首蓿，敬礼，电光里
屹立的城镇，敬礼，敬礼，敬礼，
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跨过地雷，跨过坟地，面对
无饕的死亡，面对卖国贼
寒心的暴行，
老百姓，精明的老百姓，心和枪
心和枪啊，前进！
摄影师、矿工、铁路工人、煤炭，
和石头的兄弟、铁锤的亲人、
林木、狂欢的节日，前进，
游击队员，将校、军曹、政委，
人民飞行员、黑夜战斗员，
海上的战士，前进：

你们面前

只有一列不免于死的血肉之躯，一穴

霉烂的鱼：前进！

那边只有弥留的死人，

丑陋的脓血沼泽，

没有对手；前进，西班牙啊，

前进，人民的钟，

前进，苹果园，

前进，稻麦的旗帜，

前进，火的巨人，

因为在搏斗里，浪里，草原上，

山上，在弥漫着酸气的黄昏里，

你们身上有永恒的血统，一脉相承的

不屈不挠。

同时，

根珠和花环从静寂升起，

等待矿的胜利：

每件工具，每个红车轮，

每颗山芒果和每个犁头，

每种土产，每次血的搏动

都希望追随你的脚步，人民的军队啊：

你集体的光照亮被遗忘的

苦人，你鲜明的星

以沙哑的射线钻穿死亡

而嵌上新希望的眼睛。

丁娜·摩多提^①去世了

丁娜·摩多提，亲姊妹，你没有睡，
不，你没有睡，
你的心也许听见昨天的玫瑰
在生长，昨天最后一朵玫瑰，新的玫瑰。
静静安息罢，姊妹。

新的玫瑰属于你，新的大地属于你：
你穿上地底种籽的新衣
而你温柔的静默长满根。
你的梦不会落空，姊妹。

纯洁是你甜蜜的名字，纯洁是你脆弱的生命。
你用蜜蜂、阴影、火、雪、静默、水花，
你用钢、线和花粉建立你的坚强，
你的纤秀的结构。

在你沉睡的珍贵身躯面前，
豺狼仍然露出羽毛和血腥的灵魂，
似乎你，姊妹，还会微笑着
冒出泥土。

① 意大利的革命战士。

我要带你去我的国家，不让他们碰你，
带你去我的雪乡，让你的纯洁
远离凶手，远离豺狼，远离叛徒：
你会得到安宁。

你可听见足音，许多脚走动的足音，巨大的，
来自平原、来自顿河、来自寒带？
你可听见雪地上军人坚定的步伐？
姊妹，那是你的步伐。

在昨日的玫瑰萎谢之前，
他们总有一天会经过你小小的坟，
总有一天经过，明天，来看
你的静默燃烧。

世界会操步向你所在之处，姊妹。
你口里的歌声每日在你热爱的
光荣的人民口里前进。
你的心充满勇气。

在你家乡古老的厨房里，在灰尘
扑面的路上，有些话讲出来并且传开，
回归你金黄的人民的焰火，
醒来唱歌。

他们是你的人，姊妹：此刻唤出

你的名字的人，

来自四方八面，来自水来自陆地，

用你的名唤别些名并且讲话。

因为火永不熄灭。

玛珠碧珠高地

I

从空气到空气、像一张空网，
在街道和大气层之间，我来我去，
经过入秋时伸出叶丛的
金币，穿行于春天和玉米穗之间，
那是最深沉的爱，似乎裹在下垂的手套里
送给我们的，犹如长的月亮。

（活的光华的日子在死骸的
激荡里：钢变成
酸的静默：

黑夜碎成最后的粉末；
成亲的祖国受侵袭的雄花蕊。）

有人在小提琴与小提琴之间等我
而遇到一个世界，像陷落地下的塔楼
它的螺线沉入所有硫磺色的
沙嘎叶层之下：

更深些，在矿脉的黄金里
犹如流星套住的剑，
我用温柔颤抖的手
探入大地最私处。

我垂头浸入深深的海波，
沉入硫磺的安宁如一滴水，
盲人一样，重返人间
残春茉莉的怀抱。

II

花把宝贵的种籽传给花，
岩石用钻石和沙的破衣
裹起它的落英，
人却把自己从固定海源
采来的光瓣揉碎，
且刺穿手中悸动的金属，
在衣衫和烟之间，在凹下的桌面，
不久，便只留下乱成一团的灵魂：
石英和失眠，海里的泪
犹如一池一池的水：却还不罢休，
还要含恨用纸张把它折腾，
窒息以惯常的地毯，压磨
以敌意的铁线外衣。

不行：沿着所有的通道，空中、海上和陆上，
谁不带着刀剑守护（像红色的
罂粟）他的血？愤怒已经折磨尽
牲口贩子悲伤的货物，
而梅树顶端有一千年
露水流下的透明地图
挂在期待的枝头，唉，心，唉，额
在秋天的洞穴里压碎了。

多少次啊，在严冬的市街或者
公共车或黄昏的渡船，或者狂欢夜
孤独最浓处，在阴影和钟声
笼罩下，在俗世欢愉的安乐窝，
我想过抽身去追寻一度在石头里
或者在亲吻引发的闪电里感触过的
幽秘的永恒脉络。

（那是金黄色的历史在玉米饱满的
小小乳房里反复吟诵的故事，
不断长出层层苞衣
又同样不断剥落为象牙的温柔调子，
是水里澄明的祖国，是钟声
从幽远的雪荡至染血的浪。）

我只把握过一撮面孔或散落的
脸谱，像空心的金环，
像发狂的秋天——可怜的种族之树惊惧颤慄
——女儿们的零裳乱裾。

我的手一直无处安放——
柔静如止水，或者
坚如白煤或水晶的地方，
能折射寒暖，还给我张开的掌。

人是什么？他在店铺和汽笛声之间的空谈
有那一句话，他的机械运动有那一个姿态
存活过不朽不腐的生命？



人好像玉米，在深不可测的
失意和坎坷的大谷仓里
剥落，从一至七，至八，
每个人经历许多次而不是一次的死亡；
每日一次短促的死亡，尘埃，蛆虫，灯
灭于荒野的泥浆，厚翅膀的小小死亡
戳进每个人如一支短矛，
人被面包或利刃围击，
牧人：港口的儿子，黝黑的驾犁人，

闹市的耗子：——《致一个死者的诗》

全在等待死亡，等着每日短促的死亡而憔悴：

日复一日不祥的委顿，是他们——《致一个死者的诗》
颤抖着啜饮的黑杯。

——《致一个死者的诗》

IV：——《致一个死者的诗》

——《致一个死者的诗》

威猛的死神邀约过我许多次：——《致一个死者的诗》
像浪里无形的盐，——《致一个死者的诗》
它无形的气味仿佛散放着——《致一个死者的诗》
四分五裂的地陷山崩——《致一个死者的诗》

或庞然风雪巨楼的颓垣败瓦。——《致一个死者的诗》

——《致一个死者的诗》

我到过铁的边刃，到过——《致一个死者的诗》
空气的隘口，农田和石头的尸衣，——《致一个死者的诗》
最后阶梯上星空的虚无，——《致一个死者的诗》
也走过晕眩的回旋路：

可是，大海，死亡啊！你来时不踏凌波细步
却像夜光腾跃奔驰，

像黑暗的整个总和。——《致一个死者的诗》

——《致一个死者的诗》

你来时从不偷偷摸摸，决不会——《致一个死者的诗》
不披猩红的法袍：——《致一个死者的诗》

不带封住静寂的幽光毯：——《致一个死者的诗》

不带天地的泪之遗产。

我不能爱每一株肩负细小秋天的
生命之树（一千片叶子凋落），
所有虚伪的死亡与复活，
没有平地，没有渊壑：
我要在最辽阔的生活中，
在最自由的河湾里泅泳，
后来，人渐渐离弃我，
关门闭户，不让我涌动的手
触摸他带伤的走肉行尸，
于是我过街过巷，渡江渡河，
从一城到另一城，从一床到另一床。
戴着盐的脸谱闯过沙漠，
抵达屈辱的最后归宿，无光无热。
无粮无石无静寂，独自
辗转经历自己的死亡。

V

不是你，阴暗的死亡，铁羽的猛禽。
这些屋舍的贫穷继承人
匆匆咽进空肚皮的口粮里
换着的不是你：
是别些东西，是可怜的一圈旧绳。

是未曾投入战斗的点滴胸怀，
是未曾落到额上的苦露。
它是永不超生的，一小片
卑微的死亡，没有安息没有归处：
一根白骨，一口从内面寂灭的钟。

我解开染满碘酒的绷带，伸手
探索足以扼杀死亡的苦楚，
而伤口空着，只有一阵冷风
吹过灵魂朦胧的罅隙。

VI

然后，我跨上了大地的阶梯，
穿过失落的森林那残暴的迷宫
而找到你，玛珠碧珠。

叠石的高城，
大地寝衣遮不住的
最后居所。
在你身上，像两条平行线，
电光和人的摇篮
荡在荆棘的风里。

岩母亲，兀鹰的泡沫。

人类晨曦的高堤。在望，在望，在望，
原始沙土里失落的铲。在望，在望，在望，

这是昔日的居所，是这地方：

肥壮的玉米曾在此伸起
又散落如红雹。

骆马的金毛在此
织成衣裳给爱人、墓冢、母亲，
给皇帝、祭司、战士。

夜里，人的脚在此
挨着鹰脚憩息
于是肉鸟的高巢，黎明时
以雷的足步踏过渐散的雾，
贴着石头和泥土，
好在黑暗或死亡中辨认它们的触感。

我端详衣衫和手，
端详回响的洞穴的水迹，
端详给面孔磨滑的墙——面孔
用我的眼看过世间灯，
用我的手润拭过湮没的

木器：因为一切，衣裳、肌肤、水瓶，
语言、酒、面包，
都已消失，归回大地。

而空气以橘子花的手指
拂过所有的眠者：
一千年的空气，世世代代的空气
和蓝风和铁山脉，
以爬风的轻柔脚步走来
擦拭孤独的石乡。

VII. 死亡

同埋一洲的先民，同底一谷的阴影，
深深的谷，降临此处的死亡，
是真实的，最灼热的，
正好配得上你们

雄伟的量度，而你们从多孔的岩，
从鲜红的飞檐，
从叠架的桥沟，
扑倒，如同落入一季的秋，
落入共同的死亡，
空荡的大气如今不复哭泣，
不复认识你们物化的脚，
忘却你们的水罐被闪电的利刃刺裂时

如何滤过青天，
矗立的大树已经
被雾吞没，被风吹倒。
它一只举起的手猝然
自高处落向时间的终点
你们不复存在，蜘蛛手，枯
毛发，杂乱的褴褛：
昔日的一切已经萎化：风俗、零碎的
语音，眩目的脸谱。

然而还留下石和语言的永恒：
城堡如杯，在众手中
升起，活的，死的，静默的，那么多死亡
支住的，一堵墙，那么多生命
凿出的石花：永恒的玫瑰，家：
冰国的安第斯山礁。

当泥色的手
化成泥，当小小的眼睑闭拢
封住伤痕累累的墙，封住成群碉堡，
当人的一切散于地穴，
还留下飞扬的精确：
人类晨曦所在的高地：
盛载静寂的最大坍塌：
经历过生生世世的，石之生命。

VI

美洲爱啊，来，跟我一起往上攀。

来跟我一起吻这些奥秘的石头。

乌鲁班巴的银潮

引花粉飞入它的黄金盏。

蔓藤缠住的虚无，

化石的树，僵的花环

飞翔于岩封的静寂之上。

来，渺小的生命，来藏入大地的

羽翼，而你——澄澈冰凉，鼓荡着空气——

撒着敲碎的绿宝石，

哦，悍猛的河，从积雪下泻。

爱，爱，在黑夜骤降之前，

且从回响的安第斯火石

眺望黎明泛红的膝盖，

摹想失明的雪之子：

啊，响亮的维尔加玛育琴弦，

当你的雷线碎成

白沫如受伤的雪，

当你断崖的烈风
放歌且鞭挞而惊起苍穹，
请问你用什么方言，唤向
自你的安第斯水沫一瞬冒出的耳朵？

那时是谁逮住寒冷的电光
并且锁住它弃于高地，
把它散成凝冰的泪，
让它在快剑上颠簸，
捣击它历尽风霜的花蕊
赶向战士的眠床，
直至它惊怖而终于变成岩石？

此刻你苦恼的星火在说什么？
你叛逆的秘密电光
曾否一度充满言词而射出？
谁在磨碎凝固的语音，
黑方言和黄金旗，
无底的口，忍抑的呼号，
在你稀薄的动脉液里？

谁在切割从土里探出来
张望的花眼睑？
谁掷出自你流泻的手滑落的
枯萎的花串，

并把它剥落的黑夜
再剥落成为地层的煤？

谁抛弃这成段的连环？
谁再度埋葬了告别词？

爱，爱，你不捉摸疆界，
也不膜拜埋掉的头颅：
让时间成全自己
在它破旧起源的大堂，
去急流和女墙之间
收集峡道的空气，
平行的风层，
山脊的盲沟，
露水沙哑的招呼，
并穿过密林，从一花爬上另一花，
践过下窜的蛇。

在这布满岩石和树木，
绿星尘和明亮莽原的险峻山区，
曼土尔谷爆裂如活的湖，
如另一层次的静寂。

到我的生命里来，到我的晨曦里来，
直登最高无上的孤独。

逝去的王国依然活着。

兀鹰血腥的阴影

掠过日规如一艘黑船。

IX

太空鹰，雾的葡萄园。

失落的城堡，盲弯刀。

星腰带，庄严的面包。

激流的梯，无垠的眼睑。

三角袍，石花粉。

花岗岩灯，石面包

矿蛇，石玫瑰。

地下船，石源。

月马，石光。

赤道象限，石汽。

最后的几何，石书。

风雕的冰山。

水底时光的石蚕。

手磨的护墙。

羽毛冲击的屋顶。

镜簇，风雨的基层。

野藤卷倒的皇座。

血爪的统治。

悬搁山坡的烈风。
静止的绿松石飞泉。
寐者的长老钟。
雪奴的镣铐。
石象上倾侧的铁。
幽闭的暴风雨。
豹爪，嗜血的岩。
塔影，雪的议论。
手指和根株举起的黑夜。
雾窗，僵硬的鸽子。
夜脚掌，雷雕象。
山脊，海屋顶。
死鹰的结构。
天绳，山蜂。
血水平，组合星。
矿气泡，石英月。
安第斯蛇，不凋花的额。
静寂的圆穹，纯净的父土。
海新娘，圣堂树。
盐枝，黑翅樱。
雪牙，冰雷。
划伤的月亮，唬人的石头。
头上的霜发，空气的运动。
手火山，黑瀑布，
银波，时间的去向。

X

石在石里，人呢？

空气在空气里，人呢？

时间在时间里，人呢？

你可也是残缺人或者

空心鹰的碎片，

沿着今日的街道，沿着轨迹，

穿过死去的秋叶

把灵魂穷追猛打直至进入坟墓？

可怜的手脚，可怜的生命……

你心里那些失掉光泽的

往昔的日子，像节日

飘枪上的雨水，

可曾有点滴灰暗的养料

送给空的嘴巴？

饥饿，人的珊瑚，

饥饿，隐秘的树，樵夫的根，

饥饿，你可曾耸起成列暗礁

爬上摇摇欲倒的高塔？

我问你，大路的盐哪，

让我看看泥馒，屋舍啊，让我

用小棒磨掉石花蕊，

走尽空气的梯级而登上虚无，
挖开脏腋直至触到人。

玛珠碧珠，你可曾
在石上叠石而垫以褴褛？
在煤上加煤而垫以眼泪？
在黄金里生火，让红血雨
在其中震荡？

把你埋掉的奴隶还给我！
从泥里拔出苦人的
硬面包，给我指点农奴
穿的衣裳和他的窗。
告诉我，他生前如何睡眠。
告诉我，他睡时
是否发出嘎声，是否张开口，像疲劳
磨在墙上的黑孔。
那堵墙，墙！他的睡眠
是否给每块地石压住，他曾否跌落石下
一如在月下，抱着他的梦！

远古的美洲，海里的新娘，
还有你的手指，
从密林伸向众神的高空，
在光与崇敬的婚旗下，

混杂着矛枪和鼓的雷鸣，
还有，还有你的手指，
那些把抽象玫瑰和寒气的线，
把新玉米染血的胸脯改变
成为闪光物质的网，成为硬洞穴的手指，
还有，还有，地下的美洲，你可曾在最深处，
在酸苦的肠肚里，像鹰一样守住饥饿

XI

让我探手切入
纷乱的光华，切入石的夜，
让那囚了千百年的笼鸟一般的、被遗忘者
老去的心在我胸中跳动！
今天让我忘却比海更阔的欢愉，
因为人比海和它的环岛更阔，
而我们必须进入他如进入一口井，从深处
带回奥秘水流和真理沉掉的枝柯。
磐石啊，让我忘掉雄浑的均衡，
忘掉深远的度量和石蜂房，
今天让我的手滑下三角板
血痂和袈裟的斜边。

当狂怒的兀鹰以红鞘翅的马蹄铁
随着飞行节奏猛击我的额，

以嗜肉的羽毛刮起旋风，扫落
斜梯的灰尘，我看不见急銜的猛禽，
看不见它盲目的钩爪，
我只见古人、奴隶、睡着的人
布满原野，我见一具尸体，一千具尸体，
一个男子，一千个女子
在黑旋风里给雨和夜染成黑色，
跟雕象沉重的石头一起：
石匠胡安，维拉科恰^①之子，
吃冷的胡安，绿星之子，
赤脚的胡安，绿松石的孙儿，
兄弟啊，起来，跟我一起诞生。

Ⅺ

兄弟啊，起来，跟我一起诞生。

从你那藏满悲哀的深深
地底，伸手给我。
你不会从岩石下面回来。
你不会从阴间时光回来。
你哑掉的嗓子不会回来。
你空洞的眼睛不会回来。

① Wiracocha是十五世纪初的印加人，被尊为造物神，其事迹见莫里逊(Tony Morrison)所作《通向诸神之路》(Pathways to the Gods)。

从大地深处看我吧，
农夫、织工、沉默的牧人：
骆马卫队的训练师：
高架上的泥水匠：
安第斯泪水的挑夫：
指头爆裂的宝石工：
种籽里发抖的庄稼人：
粘土堆围住的陶工：
把你们古老的沉哀
带到这新生命的杯里来。
让我看你们的血和你们的皱纹，
告诉我：我曾在此受笞，
只因宝石不发光，土地
未及时交出石头和谷物：
给我指点你们下堕处的石头，
你们给钉十字架的木柱，
为我擦亮古老的火石，
古老的灯，伤口上
粘了几百年的鞭子
和闪着血光的斧头：
我来，代你们死掉的口讲话。

让大地上所有
破碎无声的唇连起来，

从深处与我交谈，度过这漫长的夜，
犹如我跟你们锁在一起，
告诉我一切，一环一环，
一节一节，一步一步
磨利你们藏起的刀子，
刺进我的胸和我的手，
像一条金光闪灿的河，
像一条埋葬猛虎的河，
然后让我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哭盲目的世代，哭千万光年。

给我静寂、水、希望。

给我战斗、铁、火山。

让死骸挨紧我如磁铁。

进我的血管，进我的口里来。

用我的话和我的血发言。

他们来索取岛屿（1493）

屠夫们夷平了群岛。
古纳阿尼是那段历史上
第一个殉难者。
粘土的孩儿们目睹
她的笑容碎掉，她脆弱的
麋鹿似的身体被敲烂，
至死仍然不明不白。
他们给捆起来拷打，
给点起火烧灼，
给咬死然后埋掉。
当时间在棕树间
跳着回旋的华尔兹舞，
绿色的大堂已空无一人。

留下的唯有骨头，
紧紧扎成
十字架，赞美
上帝和人的荣耀。

纳瓦厄斯的利刀
一直从厚粘土层
和索达文多森林
切削到丛生的珊瑚。
这是十字架，这是念珠，
这是柱下的圣处女。
哥伦布的珍宝，磷的古巴，
在潮湿的沙地上
收到旗徽和膝盖。

智利发现者

阿尔马格罗^①从北方带着闪电来。
在平原上，在爆炸和夕阳之间，
他日夜弯着腰，似乎在看地图。
荆棘的阴影，蓟草和蜡烛的阴影，
这西班牙人跟他干枯的身体一起
观察地上黑暗的战略。
夜，雪和沙形成
我瘦长的祖国，
它连绵的边界包容静默，
它海洋的胡须冒出水花，
它神秘的亲吻充满煤。
黄金像红炭一样在它手里燃烧
而白银像青色的月亮一样照耀
它悲哀的行星似的粗犷身体。
西班牙人有一天挨着玫瑰坐下，

^① Diego d'Almagro (1475—1538) 是十五世纪进攻印加帝国（秘鲁）的西班牙军人。

挨着橄榄油，挨着酒，挨着古老的天空，
没想到愤怒的石头
诞生于海鸢的粪层。

酋长的教育

劳达罗^①是一支修长的箭。
敏捷而蔚蓝，是我们的父亲。
他的幼年只有沉默。
少年时代是权力。
壮年是定向的风。
他锻炼自己如一支长矛。
他的脚要熟识瀑布。
头颅要用荆棘磨砺。
他学习骆马的技能。
栖身于雪洞。
伏击鹰鹫的食物。
探索山岩的秘密。
稽留火的花瓣。
啜饮寒冷的春天。
在地狱的狭谷燃烧。
他是食肉鸟中之猎人。
他的斗篷染满胜利。

① 印第安血统的南美阿劳科族酋长。

他熟识夜的霸图。

阻挡硫磺倾泻。

他练成速度，迅捷如光。

他掌握秋天的迟缓，

在看不见的地洞工作。

在风雪席子上睡眠。

行动犹如箭矢。

上路时茹毛饮血，

向海浪取宝。

教自己凶猛如阴沉的神。

在每个族人的厨房吃饭。

学会电光的语言。

能嗅出飞散的灰。

用黑皮裹住自己的心。

他翻译烟的曲折密码。

以沉默充实自己。

像橄榄核一样涂油。

让自己变成坚硬透明的水晶。

追随飓风的榜样。

向自己挑战直至血液熄灭。

这时候，他才配得起他的子民。

雨 中 骑 士

水的根源，水的墙，挣扎的
苜蓿和燕麦，
细绳子一点一点织成野蛮的
潮湿的夜之网，
伤心的水珠不断悲歌，
愤怒横割天空。
喷香的马驰骋，
在水的冲击里，棕红色的
躯体把岩石和水隔开：
身上冒出的热气像疯狂的乳汁，
强劲的水和飞翔的鸽子。
每个日子都是风雨天
和动荡的绿水池，
而马蹄把急速的空间和时间
纳入马的体香和雨水，
石榴树阴下，
毯子、鞍、铺盖
挤在硫磺一样燃烧的马背上
奔向沉思的森林。

还要远，还要远，还要远，还要远，
还要远，还要远！还要远，还要远远远远远，
骑者推倒雨墙，骑者
走过苦榛树，雨
在颤动的光线里扭曲永恒的麦子。
水光，纵横的电光
流过叶子，急速的蹄声里，
水从容流泻而伤于泥土。
湿的缰绳，枝柯的拱门，
足声中之足声，植物的夜，
碎星星像冰，像月光，马的旋风
负着箭伤，像冰硬的幽灵，
长满在愤怒中新生的手，
进击被恐惧包围的苹果
和它扬起骇人旗帜的大帝国。

谜

你们问过我，龙虾金黄的脚爪编织什么？

我回答：海知道。

你们问，海鞘在透明的钟里等什么？

等什么？

我说，跟你们一样，等时间。

你们又问，大团的水藻伸手拥抱谁？

研究它，研究它，在某个时刻，某个熟悉的海里。

你们一定会问到独角鲸凶猛的牙，而我说

独角的水族给鱼叉戳中时有多么惨。

也许你们问起钓鱼郎的羽毛

怎样随着南方家乡的潮汐颤动？

现在你们无疑还要用另一个问题

迫破水螅晶亮的洞穴？

想知道深渊锐物所带的电？

坚固的钟乳石自裂流散？

像海底悠悠乐音一样

渔夫垂入水中的吊钩？

我要告诉你们，海知道，生命的弧
浩然如沙，数不尽而纯净无瑕，
而在血红的葡萄之间，时间已经
磨平花瓣的老茧，磨亮了水母，
并且以大螺的尖角
捣碎幼细的珊瑚。

我只是一张空网，越过
黑暗中死掉的、人的眼，
习惯于三角形的手指，橘子
羞怯的半球的弧度。

跟你们一样，我来探索
无涯的星空，
在自己的网里，夜里，我裸体醒来，
发现唯一的捕物，是让风困住的鱼。

船 长 的 歌

(1952)

山 河

我的家乡有一座山。

我的家乡有一条河。

跟我走罢。

黑夜攀上山。

饥饿流入河。

跟我走吧。

谁在受难？

我不知道，但他们是我的人

跟我走吧。

我不知道，但他们呼喊

并且告诉我：“我们好苦。”

跟我走吧。

他们还告诉我：“你的人，
你不幸的人
在山和河之间
又饿又悲伤，
他们不想独自挣扎，
他们等着你，朋友。”

你啊，心爱的，
小宝贝，红色的，
麦粒，
斗争会很艰苦，
生活会很艰苦，
但你会跟我走。

婚 后 颂

你可记得
冬天
我们来到岛上？
水波向我们举起
寒冷的酒杯。
墙上的蔓藤
在我们经过时
絮絮低语着
洒落暗黑的叶。
你也是一片小小的叶子
在我胸前颤动，
生活的风把你吹来。
起初我看不见你：我不知道
你在跟我一起走，
直至你的根
钻入我胸中，
串上我的血管，
用我的嘴巴讲话，
与我一同茂盛生长。

你是这样不经意来临的，
无形的枝叶，
而我的心忽然
充满果实和声音。
你住进那所
暗暗等待你的屋子，
然后你点起灯。
你可记得，我的爱，
岛上最初的漫步？
灰色的石头认得我们，
骤降的雨，
阴影里呼唤的风。
但火是
我们唯一的朋友，
我们在它旁边
用四条臂膀
紧抱甜蜜的冬之爱。
火看见我们赤裸的亲吻上升
触及隐蔽的星星，
看见悲愁诞生和死亡，
像一柄剑
被坚贞的爱情击断。
在我的身影下入睡的人啊，
你可记得
你的梦

如何在你体内冒起，
两个圆拱
从你裸露的胸前
伸向海，伸向岛上的风，
而我在你的梦里
如何在海上在风里自由航行
却又给捆着沉入
你甜蜜的蓝色无垠？
爱人啊，我的爱，
春天改变了
岛的墙。
一朵花变成
橙色的血，
而色彩放出
全部纯粹的重量。
海重归于透明，
黑夜在天上
展示它的花簇，
而万物轻轻呼唤
我们爱情的名字，点数每颗石头
道出我们的名字和我们的吻。
岩石和苍苔的岛
幽深的岩洞发出回声，
一如你唱的歌，
在石隙里

诞生的花，
用秘密的语言
传布你的名字，
像燃烧的树，
而陡峭的山岩耸起
如世界的墙，
它熟悉我的歌，心爱的人，
万物在讲述
你与我的爱情，我的心上人，
因为大地、时间、海、岛，
生命、潮水，
泥土里
半张着嘴的种籽，
热烈的花，还有
春天的流转，
全都认得我们。
我们的爱情
在墙外诞生，
在风里，
在夜里，
在泥里，
因此土地和鲜花，
泥和根
都知道怎样唤你，
知道我的唇

与你的相贴，
因为只有我们自己不知道
我们一同给撒进土里，
一同生长，
一同开花，
为了这原故，
当我们经过，
你的名字便留在，
石上的玫瑰里，
而我的名字在岩洞里。
它们知道一切，
我们没有秘密，
我们一起长大
而自己却茫然无所知。
海知道我们相爱，山上的
石头知道
我们的亲吻
开出无垠纯洁的花，
正如石隙
浮现的红唇：
正如我们的爱情和亲吻
把你我的嘴唇
结合在永恒的花朵里。
我的爱啊，
甜蜜春天，

花和海环绕我们。
我们的冬天
不是用这些换来的，
当风开始诠释
它整天反复呼唤的
你的名字，
当树叶
不知道
你是一片叶子，
当树根
不知道
你在我胸中
寻我。
爱，啊，爱，
春天
把天空送给我们，
但黑色的土地
是我们的名字，
我们的爱属于
整个时间和大地。
相爱着，我的臂
垫住你细沙的颈项，
我们会等着，
犹如岛上
大地和时光转换，

犹如叶子落下
自沉默的蔓藤，
犹如秋天穿过破窗
离去。
但是我们
会等待
我们的朋友，
红眼睛的朋友，
火，
当风再度
摇撼岛的边界
而且不知道
所有的名字，
冬天
会来寻我们，我的爱，
永远
来寻我们，因为我们认识它
因为我们不害怕，
因为我们
永远
跟火
在一起，
我们
永远
跟土地在一起，

永远
跟春天在一起，
当一片叶
从蔓藤
落下，
我的爱，你知道
叶子上写着
谁的名字
属于你属于我的名字，
我们的爱名，单一的
个体，穿过冬天的
利箭，
不可磨灭的爱情，
白日的火焰，
一片叶，
落在我胸口上，
一片叶
属于会造窠会唱歌
会长根
会开花结果的
生命之树。
因此，你会看见，我的爱，
我如何走动，
踏遍小岛，
踏遍天涯，

在春天里安然走动，
在寒气里狂热走动
在火里悠然走动，
双臂举起
你的花瓣，
好像我从来未曾走动过，
除了跟你，我的灵魂，一起的时候，
好像我从来不会走动，
除了跟你一起，
好像我从来不会唱歌，
除了在你唱的时候。

旅 中 书

别了，但你仍然
跟我在一起，在我身体内
是动脉里流着的一滴血，
在身体外是颊上一个炽热的吻
或者腰间一条火带。
蜜糖儿，请接受
从我生命中涌出的深情，
它在你身上找不到安居之所，
像探索者迷失于
面包和蜜的岛屿。
我们在台风过后
相逢，
雨洗净了空气
而你的脚。
鱼一样在水中发光。

爱人，我在走向战斗。

我要为你在地上挖一个洞，

你的船长会在那儿
等着你，床上铺满鲜花。
蜜糖儿啊，别再想
我们经历过的
那些苦楚，
像一股硫磺火，
可能在我们身上留下烙印。
和平也曾来临，为此我回去
我的土地作战，
怀着完整的心。
里面有你给我的血液，
永远，
既然
我的双手
满握你赤裸的生命，
请你看我，
请你看我，
请眺望海，因为我发光，
眺望夜，因为我航行，
我走了，却未曾离开你，
而海和夜都是你的眼。
此刻我要告诉你：
我的土地是你的，
我要征服它，
不但为了送给你，

也要送给所有的人，
给我的兄弟同胞。
有一天，强盗会跑出巢穴。
侵略者会被赶走。
生活的果实
将在我们
熟识火药的手中生长。
我会知道如何爱抚新生的花，
因为你教给我温柔，
蜜糖儿，爱人啊，
你会跟我一道战斗肉搏，
因为你的吻活在我心里
像鲜红的旗，
如果我倒下，埋进
泥土的除了我
还有你交给我的
在我血里循环的伟大爱情。
你会跟着我走，
那时刻我会等着你，
在那时刻在所有的时刻。
在所有的时刻等着你。
假如可恨的哀愁走来
敲你的门，
请告诉它我在等着你，
假如寂寞要你换掉

有我名字的指环，
就让寂寞跟我谈判，
告诉它我不能不离去，
因为我是军人，
告诉它此刻
我在雨水下
在火焰里
等着你，我的爱。
在最残忍的沙漠等着你，
挨着开花的柠檬树，
在春天诞生的
有生命的一切地方，
等着你，我的爱。
假如他们说：“那人
不爱你，”请记住
夜里我孤单的脚在找
心爱的那双甜蜜的纤足。
爱人啊，假如有人说
我已经忘掉你，即使
是我讲的，
即使是我亲口对你讲的，
请不要相信，
有谁，有什么办法，能够
把你挖出我的胸口，
又有谁收受

我的血，
如果我流着血走向你？
但是我也不能
忘记我的同胞兄弟。
我在每一条街
每一块石头后面作战。
请用你的爱支持我：
它是不断以芬芳
充实我的一朵蓓蕾，
在我心里忽然绽开
如一颗巨大的星。

爱人，天色晚了。

周围是黑水，
沉睡的世界。
黎明会来，
此刻我写这许多
只为着说一句：“爱你。”
只为着说一句“爱你，”请照顾
并且清洁、举起、
保护
我们的爱情，我的心上人。
我把它交托给你，犹如
把种籽交托给一把泥土。

生命会从我们的爱情诞生，
生命会在我们的爱情里喝水。
也许有一天，
一个男人
和一个女人，像我们
一样的，
会碰到这样的爱情，仍然炽热，
足以烧伤他们的手。
我们是谁？有什么关系？
他们会触摸这火焰，
而火焰，蜜糖儿，会说出你单纯的名字
和我的名字，只有你
知道的名字，因为世上
只有你知道
我是谁，因为谁都比不上一个人，
比不上你的手那么熟识我，
因为没有人
知道我的心
怎样燃烧，何时燃烧：
知道的只有
你棕色的大眼睛，
你丰满的唇，
你的皮肤，你的胸脯，
你的腰腹，你的内脏，
以及你被我唤醒

而终生
唱歌的灵魂。

爱人，我等着。
别了，爱人，我等着。
爱人，爱人，我等着。

信写完了，
没有悲伤：
我挺立地上的脚是坚定的，
我在路上写这封信，
在生活中我会
永远
跟朋友并肩面对敌人，
唇上有你的名字，
还有一个永远
离不开你的吻。

番 茄 颂

街上
满是番茄，
中午，
夏天，
阳光
洒落
裂成
两半的
番茄，
液汁
流过
街道。
番茄
在十二月
松开自己，
闯进
厨房，
走上饭桌，
爬去

橱架
歇息，
挨着瓶罐，
挨着乳酪，
挨着蓝色的盐盅。
它有
自己的光，
柔和而庄严。
可耻啊，我们竟要
杀它：
刀子
切进
它鲜活的肉浆，
是红色的
内脏，
新鲜的
深邃的
无穷尽的
太阳，
铺满智利的
凉拌盆子，
欣然娶了
明亮的洋葱，
橄榄少不了的
油

子孙，
为了庆祝
而淋下
涂满
它裂开的半球，
胡椒
为它
添加香味，
盐献出磁力：
是白昼的
婚礼，
香芹
升起
小小的旗，
马铃薯
起劲沸腾，
烤肉
把香气
喷出
门外，
是时候了！
走吧！
在桌子
上面，在夏天
腰间，

番茄，
地上的星，
不断
繁殖的
星，
向我们展示
它的旋线，
它的运河，
显赫的富足
和没有骨
没有壳
没有鳞也没有刺的
饱满，
送给我们
颜色火辣的
礼物
和十足的清凉。

衣 服 颂

每天早晨，衣服，
在你铺放的
椅子上，你等着
侍候我的虚荣，我的喜悦，
我的希望，我的身体。

刚刚
从梦里醒来，
洗过脸，
我伸进你的袖子，
我的脚找寻
你裤管的空裆，
让你无穷的忠心
这样裹住，
我便出门步过草场，
走进诗里，
眺望窗外的
景物，
男人，女人，
行动和战斗

不断塑造我，
不断磨炼我，
劳瘁我的手，
开我的眼，
动我的口，
是这样，
衣服，
我对你也一样，
推拉你的手肘，
挣断你的缝线，
使你的生命
长成我的形象。
你迎风
飘荡作响，
仿佛是我的灵魂，
在倒楣的时刻
你挨着
我空洞的
骨头，入夜时
黑暗和梦
以它们的幽灵充塞
你我的翅膀。
我问，会不会
有一天，
敌人的

一颗枪弹
使你染上我的血，
使你
跟我一同死掉，
也许
事情不会
这么戏剧化
而单纯些，
让你，衣服，
跟我一道
生病，
跟我，跟我的躯体
一道衰老，
然后一道
埋入
泥土。
为了这个缘故，
我每天
向你招呼
充满敬意，让你
抱住我，而忘掉你，
因为我们是一体，
我们继续活着
在风里，在黑夜里，

在街道上，在斗争中，
都是同一个身体，
也许，也许，什么时候静止不动。

手 表 颂

夜里，我的表
在你手上，萤火一样
闪光。
我听见
它的发条：
低沉的耳语
来自
你看不见的手。
后来，你的手
搁上我的胸口
去采撷我的梦和心跳。

表
不断用锯子
切割时间。
像树林里
一点一点落下的
木屑、树皮，
断掉的枯枝

或者鸟巢，
而静寂还是静寂，
黑暗的清涼依旧清涼；

这样
从你看不见的腕上，
表继续切割
时间，时间，
散落的
分秒，像叶子，
像烂掉的时间的纤维，
像小小的黑羽毛。

像树林里
根的气味，
什么地方渗出
大滴的水，
像潮湿的葡萄。
一个小小的磨子
研碎夜，
絮语的暗影
从你的手滑下
流满地上。
夜里，我的表
在你手上

磨呀磨的
磨粉，
磨泥，磨距离。

我伸出
臂膀
垫住你看不见的颈背，
垫住你微温的身躯，
而时间
落入我掌中，
夜间，
幽远的微响
来自树木，
来自解体的夜，
来自细碎的暗影，
来自流着流着的水：

梦
随后
从表也从你
熟睡的双手落下，
像树林阴暗的水
一样落下，
从表
流向你的身躯，

从你流向草原，
阴暗的水，
时间落下
流过
我们之间。

夜是这样的，
黑暗和距离，空间
和时间，
跑着落下
走过了。
大地上的夜
都这样，
只留下朦胧的
黑色香味
一片叶，
一滴水
无声无息
落在地上，
树林和河流
草原和钟，
眼睛，
都睡着了。

我听见你，在呼吸，

我的爱：

让我们睡，

写给塞萨·瓦列霍的颂歌

我用歌追念
你脸上的石，
瓦列霍啊，
还有干燥山脉的
皱纹，
你瘦小的身体承住
巨大的
额头，
你新出土的
眼里的
黑夕阳，
那些艰难
坎坷的
日子，
每个时辰都有
不同的苦味
或者遥远的
温柔，
生活的

钥匙
在街上
灰濛濛的光里
颤抖，
你从一次悠长的
旅程，从地底
回来，
而我在布满
伤疤的山岭高处
不断敲门，
让墙
打开罢，
让大路
推开罢，
我刚从瓦尔巴拉依索
抵达马赛，
土地
像芳香的柠檬
裂成
两个清新的黄色半球，
你
留下
在那里，未曾
屈服，
以你的生

和你的死，
以你的沙
散落着，
衡量你
并且掏空你，
在空气里，
在烟里，
在冬天破烂的
小巷里。

你在巴黎，寄居
残旧的
穷人客栈。
西班牙
那时在流血。
我们去过。
然后
你又一次
留在烟里，
而当你
去世，忽然，
怀住你的骸骨的
竟不是结疤的
土地，
不是安第斯的石，

而是烟，
是冬天
巴黎的霜。

从天和地，
从生与死，
两度流放，
我的兄弟啊，
从秘鲁，从你的河
流放，
离开
你的土壤。
生时并不想念，
直至死后。
我在你的土地上
一点一点，
一滴一滴，
寻你，
你的脸
是黄色的，
你的脸
陡峭，
你充满
古老的宝石，充满碎掉的
瓶罐，

我登上
旧时的
阶梯，
也许
你迷失了，
让黄金线
缠住，
让绿松石
遮盖住，
默默无声，
又也许
在你的家乡，
在你的族人里，
茁长的
玉米粒，
旗帜的
种籽。
也许，也许如今
正在轮回
归来，
走向
旅途
终点，
这样
有一天

会在祖国的中央
出现，
倔强的，
活生生的，
你的水晶中之水晶，火中之火，
紫岩的光。

元素的新颂歌

(1956)

写给野兔和男孩的颂歌

秋天的阳光里，
公路上，
男孩
双手举起的
不是花
不是灯
而是一头死去的野兔。

汽车驶过
寒冷的大路，
挡风玻璃
后面
是不经心的面孔，
是铁的
眼瞳，
敌意的
耳朵，
匆忙的齿轮
风驰电掣

滑向
海和都市，
秋天里
捧着野兔的
男孩，
孤僻
如一株菊草，
坚硬
如火石，
在那里
向汽车
废气
举起
一只手，
没有人
慢驶。

山脉
呈灰褐色，
山
是被追猎的
豹的色调，
紫色
是
静寂，

而两颗
黑钻石的
火炭，
是
捧着野兔的男孩的
眼睛，
两把
刀子竖起的
尖端，
两把黑匕首，
是男孩的
眼睛，
迷失
在公路上
无际的
秋天里，
献出他的野兔。

木 香 颂

黄昏，星子在寒气中
亮起来的时候，
我打开门。

海

在黑夜里
奔腾。

阴暗的屋子
里面的木头
散发浓郁的
香气，
犹如伸出一只手。

看得见的香气
似乎
是一棵
活的树。
似乎还在震动。
像衣服一样
看得见。

像一段枝柯一样
看得见。

我走进
笼罩着
氤氲的
幽暗
屋子
之中。
远处
天上
点点星火
像磁石，
木头的气味
触到
我的心
像一把指头，
像一朵茉莉，
像某些记忆。

不是松树
尖锐的气味，
不是，
不是
裂开皮的

郁加利树，
也不是
葡萄园
青翠的
香气，
而是
更幽秘的，
因为那香味
只能够
闻一次，
仅仅一次，
在世上所有看得见的物件里，
在我自己的
屋子，夜里挨近冬天的海上，
大地割出的心，
更深处的玫瑰
香
在那儿等着我，
某些
像风暴中的海浪一样
汹涌扑来的
东西
渗进我，
当我打开
夜之门。

双重的秋天颂

海不停运动，而大地
永远静止：
严肃的秋天
在岸上
以死亡
掩盖
地上
不动的光，
可是
流浪的海，那海
继续活着。

它的
搏斗
没有
一点
一滴的
梦，
也没有

死亡
或者
黑夜：
所有
水的
机械，蔚蓝的
天穹，
嘶叫的
风
以它的
野花
为波涛
加冕，
一切
都像
公牛一样
充满
生机，
犹如
音乐的
火焰，
犹如
爱抚的
结合。

陆地上
秋天的
工作
永远是
阴沉的，
静止的
根，种籽
埋在
时间里，
空中
只有
寒冷的
花瓣，
朦胧的
叶香
溶化
成为
黄金：
一无所有。
树林里
一柄斧头
劈开
水晶树，
随后
沉入

黄昏，
而大地
戴上
黑色的
假面。

可是
海
不休息，不睡，不死。
夜间鼓起
它的肚子
折射
潮湿的
星光，仿佛黎明时的小麦，
生长，
悸动
并且哭泣
如迷途的
小孩
独对晨曦的
冲击，
像警醒的
大鼓一样
走动。
它所有的手都在动，

它无穷的结构，
长列的牙齿，
盐的、太阳的和白银的
活动，
全部
随着它注满的
源泉，
随着它
搏斗的运动
起落进退，
而陆地上
忧愁的
秋天
同时
经过。

海 光 颂

漫漫海光
又一次
从天坛子
泻下，
冒出浪花，
冒出沙，
整个海面
跃动的光，
像一次
剑和闪电的
搏击，
炽热的盐发光，
天空发光，
巍峨
如君临水面的海塔。

哀愁
往哪儿去？

胸怀敞开
变成
枝柯，
光在我们
心里
摇荡
朵朵罌粟，
在海的日子里，
凡是
纯粹的
都发亮，
波浪
抚爱的
石头，
打碎的
破烂
瓶罐，
水的
玻璃，
让星的
手指
磨得
柔滑。
发亮的
是

躯体，
男性的带盐味，
女性的
闪绿色，
小孩的
像海藻，
像
天上
跳跃的鱼；
如果
一扇关起的
窗，一件衣服，
一座暗山，
胆敢
贸然
沾污白色，
明亮的泡沫会涌来，
伸出
光的长管，
用白臂膀，
用抹布，
用滑石和金浪，
用神奇的水花，
用许许多多百合花
攻击冒犯的

黑影。

光

在空间巩固威力，
是漫过我们却又
不留水迹的浪，是
宇宙的腰，

是不断

苏生的玫瑰；

每天

请绽放你的花瓣，

张开眼睑，

让你无比的纯洁

引伸我们的目光，

并且教我们一浪一浪

看海，

一花一花看大地

老 诗 人 颂

他伸手给我
仿佛一棵老树
伸出一支没有叶
也没有
果的桠枝。

他
写字的
手曾经拆解
命运的
千头
万绪，
如今
布满
岁月留下的
纹路。
他脸上干掉的
是
光阴的
手迹，

细致
凌乱，
似乎
所有的纹路标记
在他出生时
本来
已经带着，
只是如今逐渐
在空气里
显现。

深刻的长句，
在他脸上被岁月
分成章节，
问号，
神秘的寓言，
星号，
在他的灵魂
悠长的孤独中
被诗的精灵忘掉的一切，
还有从星空
降落的，
都写在他的
脸上。
衰老的

吟游诗人从来
不曾用纸笔
向丰饶的
生活的河，
或者向爱读他的诗的
无名神祇
换取报酬，
而此刻
在他颊上，
整个
奥秘
冷冷地
列出
启示的
代数式，
渺小的
永远
卑微的
事物
在他额上
留下
最深邃的
手稿，
然后
移向

他
瘦得
象流浪水鸟的尖嘴巴
一般的
鼻子，
让漂泊生涯和风波
带来
陌生土地的
讯息。

只有
他的眼睛
像
分不开的
两颗石子，
两粒
海玛瑙
在那里
挣扎，
只有透过它的
才看得见熄掉的
火，
诗人
手里
一朵玫瑰。

如今
衣服
宽大了，
似乎他住在
一所
空的
房子里，
他整个
身体的
骨头挤着
皮肤
撑起，
骨头
造的，
触目惊心的
骨头，
一株瘦小的
树，到底还是骨头，
诗人是
熄掉的火，
灭於雨的
草书
和滔滔不绝的
时间之瀑。

我们在那里分手，让他
快步走向死亡，
仿佛
去黑暗的公园赴约
等另一个几乎同样
赤裸的人，
然后手拉着手
一同
走向
颓败的寝房
安息，
正如我们将来
每个人一样
安息：
握一枝
枯萎的
玫瑰，
在
一只
同样枯萎
化成尘土的
手里。

第三辑

(1958—1964)

多 久

人到底活得多久？

一千天还是一天？

一星期还是几百年？

人要花多少时间死去？

“永远”是什么意思？

困于这些问题。

我决定把事情弄清楚。

我去找饱学的牧师，
等候他们礼拜完毕，
看着他们分头去
朝见上帝和魔鬼。

我的问题叫他们厌烦。

他们自己也懂得不多，
他们只是管理员。

医学界的人接见我，
在一次诊病和另一次诊病之间，
两手各执外科手术刀
浸透了金霉素，
一天忙似一天。
据我听懂的意思，
问题的关键
不在于大量杀死微生物，
它们之消灭可以论吨计，
而在于尚有少数生存
并且显示凶像。

他们把我吓坏了，
只好去找掘墓人。
我跑去河边，他们在焚烧
化过妆的肥大尸体，
瘦骨嶙峋的死人，
满身铺上
唬人的鳞片的皇帝，
突然被霍乱症
杀掉的妇女。
那地方挤满死人

和灰色的专家。

我觑着机会
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
他们提议替我火化
他们只懂得这个。

我家乡的掘墓人
喝着酒回答我：
“去找个结实的姑娘，
忘掉这种傻事。”

我从未见过这么快活的人。

他们举杯唱歌
祝福健康也祝福死亡，
他们是了不起的两面派。

我走遍整个世界
老了，回自己的家。

我不再向任何人提任何问题。

可是我所知的愈来愈少。

静 一 静

让我们从一数到十二
然后大家静一静。

让我们试一次，在地球上
住口不讲任何语言，
安静一秒钟，
让我们停止动手。

想必是神妙的一刻，
不慌不忙，没有机车，
在瞬息的不安之中，
让我们互相靠紧。

在寒冷的海上
让渔夫停止捕杀鲸鱼，
让采盐的人
看看自己劳损的手。

制造绿色战争的人，

制造瓦斯弹烧夷弹的人，
赶尽杀绝的胜利者，
让他们换上干净衣裳，
什么都不干，只跟兄弟们
去树荫下散步。

别误会，我并非
要求无所事事：
我只要求生活，
我不要跟死亡打交道。

即使我们不能同意
改变自己的生活，
总可以试一试什么也不干，
也许片刻的深沉静默
能够暂时消除这种悲哀，
这种无尽期的隔膜
和互相取命的恫吓，
也许大地会教我们领悟
当一切似乎已经死去，
其实却还活着。

现在我要数到十二，
等你们静下来，我便走。

恐 惧

所有的人都劝我练跳，
做体操，踢足球，
跑步、游泳、飞行。
那很好。

所有的人都劝我休息，
为我约见医生，
用怪异的眼光看我，
怎么一回事？

所有的人都劝我旅行，
劝我来劝我去，劝我停止旅行，
劝我死，劝我不要死。
没有关系。

所有的人都看出
我的内脏有问题，受到
可怕的辐射冲击，
我不同意。

所有的人都用尖锐的叉子
挑剔我的诗，
无疑是想挑出苍蝇。
我害怕。

我怕整个世界，
怕冷水，怕死。
像一切凡人一样
迫不及待。

因此，在这些短促的日子里，
我不要考虑这些问题，
只想打开自己关起自己
跟最险恶的敌人
巴勃罗·聂鲁达在一起。

一日之内多少事

在一日之内我们会见面。

但一日之间也有许多事情发生，
街上有葡萄出售，
番茄换了皮，
你爱慕的女郎
以后不再上班。

邮务员忽然换了人，
信件跟从前不一样，
叶子转金黄色：
这棵树阔起来了。

谁知道老得起皱的大地
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火山比昨天多了，
天上出现新的云，
河换了姿势流动。

还有那么多新建设！
论千论百的公路和大楼，
像船一样小提琴一样的
纯净精致的桥，
都让我行了揭幕礼。

因此，当我向你招呼
并且亲你花瓣般的嘴唇，
那是用不一样的嘴唇
亲不一样的吻。

祝福你，我的爱，祝福一切
落下的和升起的。

祝福今天和昨天，
祝福前天和明天。

祝福面包和石头，
祝福火和雨。

祝福转变的，新生的，成长的，
祝福耗掉自己又苏生的亲吻。

祝福我们取自空气
和取自泥土的一切。

当我们的生命萎谢
至只余一撮根须
而天风亦冷如憎恨。

那时便让我们换掉皮肤，
指甲、血、眼神，
你吻我，我便上街
一路叫卖阳光。

祝福黑夜和白昼
以及灵魂的四个驿站。

V. ①

我为亡友受苦，
他是个好木匠，跟我一样。
我们一道走过高原和市街，
度过战争，经过悲哀穿过石头。
跟我一起，他的眼光
放得多宽，一把闪光的骨头，
他的微笑是我的食粮，
我们停止见面而他继续掘地洞
直至被人赶进去埋掉。

从那时开始，
生前追猎他的人
便不断打扮他摇撼他，
为他装饰而不让他瞑目安息，
可怜的沉睡的人
被他们用荆棘武装起来
抛出来击杀我，

① 塞萨·瓦列霍 (Cezar Vallejo, 1892—1938)，秘鲁诗人，西班牙内战时的反法西斯战士，流亡巴黎时去世。

看谁更硬朗——我可怜的亡友
还是我，他活着的兄弟？

现在我要讲出真相
而没有人了解这种凄楚，
这种苦涩的养料：
这需要一个伟大的人，
而那人永远不再微笑。
他已长眠，没有人听我说，
他们不能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在死亡的疆域里，
他已经完成任务
而我有自己的工作，
我们只是两个谦卑的木匠，
我们有互相尊敬的权利，
有生的权利和死的权利。

单 性 生 殖

向我提意见的人
一天疯似一天。
幸亏我没有理会，
于是他们去了另一个城
一同住下来，
不断交换帽子。

他们是受敬重的人物，
政治学识丰富，
我每种缺点
都教他们伤心，
以至白了头发，长了皱纹，
放弃吃花生米，
在一个忧郁的秋天里
终于神智不清。

如今我不知道怎样做人，
该放任呢还是庄重，
该继续向他们请教

还是责备他们疯狂：
周围的枝枝叶叶
使我不由自主，
不知道该进还是退，
该行还是止，
买猫还是买番茄。

我会设法弄清楚，
挑不该做的事去做，
以便肯定
使我迷失的路，
因为，如果我没有过失，
谁会相信我的错误？
如果我一直精明下去，
谁也不会注意我。

不过，我会尽力改变：
打招呼要格外留神，
全心全意
重视仪表，
直至完全符合
各人的是非要求：
直至我只为别人生存。

然后，假如他们让我安静，

我会变成另一个人，
换掉皮肉，
等到有了新嘴巴
新鞋子、新眼睛，
等到完全改变到
没有人认得的时候，
依旧还画一样的葫芦，
因为没有别的本领。

许 多 我

有那么多我，那么多我“们”，
想找出其中一个竟那么难。
都在衣服下面失踪了，
到另一个城去了。

一切准备妥当
让我表现聪明才智的时候，
一个藏匿着的傻瓜
却拿走我口里的话。

有时，跟社会名流
一起睡觉的时候，
想唤出勇敢的我，
却跑来一个陌生的懦夫
用我的形骸安排
一千种周密的预防措施。

如果有一座精致的房子着火，
应召而来的，竟然

不是消防员而是纵火者，
也就是我自己，没有办法。
该怎样认出我？
该怎样安置我？

我读过的书
都歌颂光芒四射，
永远充满自信的英雄：
委实叫人妒忌得要死，
在电影的枪林弹雨中，
一向羡慕骑兵，
一向崇拜骏马。
可是假如想召唤勇士，
来的还是那懒惰的我，
所以不知道到底谁是我，
也不知道现在或将来有多少个我。

最好按一下铃便能够
唤出真正的我，
因为如果我需要我，
我便不该失踪。

我写字的时候是不在场的，
我回来的时候又早已走了：
走去看别些人

是不是也有这种经历，
是不是像我一样有那么多自己，
容貌是不是一样相肖，
弄清楚之后
便好好认真学习，
将来可以讲地理
去解释我的问题。

牧 歌

我复写山脉河流云彩，
我摇起笔杆，记录
高飞的鸟
或忙于缫丝的蜘蛛，
一心一意：我是空气。
无垠的空气，麦子在此摇曳，
飞翔、无定向的
落叶、湖里
静止的鱼的圆眼，还有
穿云的雕像，
淅沥的雨推动我。

我只见夏天的
透明、我只歌唱风，
而历史乘着节日的花车
收集奖章和尸衣
走过了，我独自
留在春天里，除河以外一无所觉。
牧童，牧童，难道你不知道

他们在等你？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在这水之湄，
在劈拍燃烧的蝉鸣里，
我必须等我自己，一如他们等我，
我要看自己走来
而终于体会那种感觉，
等到我抵达等待自己的地方
便让自己笑死并且入睡。

苍蝇飞进合拢的嘴巴^①

红宝石为何随时
以烈焰自焚？

玉矿石的心为何
呈蜜黄色？

玫瑰为何喜欢
变换梦的颜色？

翡翠为何冰冷
如溺死的潜艇？

天为何褪色
于六月的星光下？

蜥蜴往何处
为尾巴买新油彩？

^① 即胡言乱语之意。

何处的地下火
使石竹花复活？

盐自何处取得
透明的目光？

煤在何处入睡
而变成黑色升起？

猛虎在何处，何处
买哀悼的环带，金黄的环带？

忍冬花何时开始
体会自己的芳香？

松树何时陈述
它馥郁的结论？

柠檬何时学得
太阳的教理？

烟何时学会飞行？

根何时互通心曲？

水如何寄居于星？

蝎子为何有毒？

象为何敦厚？

海龟有何心事？

阴影隐没于何处？

雨反复唱什么歌？

鸟去何处死亡？

树叶为何青翠？

我们懂得太少

而推想得太多，

我们学得如此缓慢，

因此只能发问，随后死亡。

倒不如把骄傲

留到万灵节

给阴司冥府，

在那地方，当风吹过

你头骨的窍穴，

自会为你揭露一切奥秘，

向你生前的耳窝

低声细说真理。

秋天的遗嘱（选段）

诗人回答一些善意
的问题

有人问过
为什么我写的东西那么费解，
这问题可以拿去问黑夜，
问矿石，问树根。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直至后来，直至
两个没有心肝的人
攻击我，诋毁我的简陋：
流水是这样回答的，
而我唱着歌走了。

分配他的痛苦

留给谁呢，
我血管里涌流的
那么浓的快乐，
天赐给我的
在世与不在世的丰饶？
我原是一条长河，有许多
声音清脆的硬石子，
充满黑暗明朗的喧哗，

充满白昼黑暗的歌声，
无所求的欢乐，
海上一匹孤单的马，
一部织风的布机，
这么多又这么少的东西，
我能留给谁？

分配他的欢乐

我要把所有的悲愁
留给使我受苦的人，
可是我已经忘记他们是谁，
不知道该把它们留在哪儿，
假使留在树林里，
它们便会像蔓藤一样：
叶子冒出地面
长得跟你一样高，
在你头上或者半空中，
为了叫它们停止生长，
只好换掉春天。

否定仇恨

我走近过仇恨的边沿，
那是要命的寒热病，
是叫人晕眩的念头。
仇恨是一尾剑鱼，
在水里是隐形的，
而一旦现身，

剑刃上便有血迹：
透明使人失去防卫。

那末，为什么要恨
那些恨我们的人？

他们在水底下
窥伺着守候着，

佩了剑和调味瓶，
蜘蛛网和陷阱。

这不是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不是传道也不是缝衣服，

只是仇恨已经输了；

是毒品市场里
掉落的鳞片，

而同时太阳升得那么高，

而人努力工作

去换取面包和酒。

诗人谈到他的转变

并重申对诗的信念

作为结语

经过许多次诞生，

我得到咸的经验，

像海洋生物一样。

远祖在天上

而归宿于地球。

我不知道将来

会去什么世界

或者是否继续活着。
当一切事物安顿下来，
我在这里立下遗嘱，
留下我航海的遐想，
不论读它多少遍
也不会悟出什么道理，但说明
一个清醒而糊涂的人，
一个带雨的快乐的人，
一个精力旺盛又充满秋意的人
在不断运动。

如今我要转去纸页背后
而仍旧不会消失；
我将跃入透明
在天上游泳，
随后再度生长
直至又轻又小，
足以让风吹走，
再也知道自己的名字，
醒来时也不在世上：

此后我将默默唱歌。

出海与回航

(1959)

破 烂 颂

屋子里
各种物件不断打碎，
似乎受到无形的
志愿破坏者怂恿：
不是我的手，
不是你的手，
不是硬指甲的
女孩，
不是行星的脚步：
什么也不是谁也不是，
不是风，
不是橙色的正午
也不是地球上的黑夜
不是鼻子不是臂肘
不是宽阔的臂，
不是足踝
或者空气，
盘子裂了，灯歪了
花瓶一个一个
跌倒，
丰饶的十月
厌倦了紫罗兰

而布满艳红，
而另一种空白
在整个冬天里
旋转旋转旋转，
直至只剩下花瓶的
碎片，
破烂的记忆，发光的尘。

时钟的
响声
是
我们生活的噪音，
光阴
秘密的
线
把时辰
逐一串连
成为蜜，成为静寂，
成为生活和工作，
甚至时钟
也翻倒
让它柔软蔚蓝的脏腑
在碎玻璃之间扑动，
它丰满的心
给打开了。

生活不断磨着
玻璃、旧衣服，
磨成粉
研碎
形体，
通过时间考验的，就像
海里的小岛或船，
迟早毁于
四面埋伏的风险
和无情的波涛。

让我们一举而彻底收拾它们，
时钟、盘子、冰刻的杯，
装满一袋，把我们
这些宝物带给海：
让这些家当沉入
可怕的巨浪，
让它们像河水一样发响，
让它们砸碎，
让海耐心的潮汐
从新组织
这些废物
它们是自己耗掉的，
与人无尤。

钢 琴 颂

音乐会里
让穿礼服的掘墓人冷淡了，
钢琴是忧郁的
后来它张开嘴巴，
鲸的嘴巴：

琴师走进钢琴
乌鸦一样疾飞，
像一颗
银石子
或者一只手
落进
隐秘的
水池：
温柔
如雨水
流过钟，
亮光洒落
幽深的屋子，
一粒翠玉堕下深渊

扬起浪声，
夜，
草原，
露珠，
高空的雷声，
玫瑰花的结构高歌，
静默环绕黎明的乳汁。

死的钢琴
于是诞生音乐，
灵柩里
河神的
葬衣升起，
而钢琴、钢琴家
和音乐会
从它的齿沿
沉向湮没，
而全部响起来
奔流的元素，
纯粹的规律，澄澈的钟格

然后，那人离开
他的音乐树。
落下来，像
迷途的鸦

或者疯癫的骑士：
钢琴闭上它鲸的嘴巴，
而钢琴家转身
走向静默

猫 颂

有些动物
并不完美，
长尾巴，愁眉
苦脸，
一点一点
凑合起来，
造出自己的风貌，
找到斑纹，仪态和羽翼。
而猫，
只有猫
长得完美
而且尊贵：
生来完整无缺，
独来独往，知道自己要什么。

人希望自己是鱼和鸟，
爬虫想得到翅膀，
狗是投错生的狮，
工程师要作诗人。

苍蝇跟燕子学习，
诗人努力模仿苍蝇，
可是，猫
只想做猫，
猫是彻头彻尾的猫，
从胡子到尾巴，
从预感到活耗子，
从黑夜到它金黄的眼。

什么都比不上
它一体的和谐，
月亮没有
花也没有
它那种结构：
独一无二的东西，
像太阳或者玉，
它的轮廓是弹性的线条，
结实而柔和
如船的前舷。
它的黄眼睛
只有一线
缝
漏出夜的金币。

啊，没有子民的

小皇帝，
没有领地的征服者，
客厅的老虎，
情欲屋顶上
天生的酋长，
你在雨天里
要求
恋爱的风，
你走路的时候，
四只纤足
蹑着
地面，
嗅着，
不肯信任
尘世的东西，
对于无垢的猫脚，
一切
都不够洁净。

啊，屋子里独立的
食肉者，黑夜
骄傲的象征，
爱睡，敏捷
而孤僻
深奥的猫，

住宅里的，
秘密警察，
无匹的
丝绒造的，
徽章，
你的行动
绝对
不含糊，
也许不算神秘，
你熟识整个世界，关心
最没有秘密的住户，
也许大家都相信，
相信自己是
猫的主人，猫的
叔伯、伴侣
和同事，
是自己的猫的
门徒或者朋友。

我可不。
我不相信。
我不了解猫。
我所知的只限于生活和它的半岛，
海和没有数目的城，
植物，

遗传及其变异，
算术的乘法和减法，
世上的火山漏斗
鳄鱼虚伪的甲壳，
消防员被人漠视的好心，
祭司蓝色的还原返祖，
可是我不会分析猫。
我的理智对付不了它的冷淡，
它的眼是金黄的数码。

象 颂

纯洁的巨兽，
圣象，
永恒森林的
动物之圣，
力的本体，
优美
而匀称，
一个
皮革的
宇宙。
坚固的
象牙，柔滑
宁静
犹如
月亮的肌肤，
小眼睛
用来看，不为给人观赏，
铜号
演奏家，

通讯的
号角，
随身
携带
水管的
动物
喜欢
保持
清洁，
活动起重机，
森林的电话，
行动
如此安详
摇曳着
陈旧的包袱，
树皮一样的
绉袍子，
褪落的
裤管
和小尾巴。

别弄错了。
温柔的森林巨
不是小丑
而是长老，

绿光的长老，
大地
纯洁的
老祖宗。

一切繁殖
无厌的
贪婪，
私欲
和大多数
毛皮类，
雨的种种
风土常规
包围过
象的
王国，
而它
用盐
和血
默默保卫
自己的族类，

有鳞的兽，
蜥蜴狮，
山鱼，

千齿巨人
都败倒了，
毁灭了，
变成沼泽的绿霉，
饲养
嘴馋的苍蝇
和狠毒的甲虫。
大象屹立着
摆脱了恐惧。
几乎是植物性的，青天上
暗沉的高塔，
以嫩叶，水和岩的
蜜汁
哺育后代……。

十四行情诗一百首

(1960)

抒情诗选

九

十四行情诗 第九首

浪拍打倔强的石，
击散澄明而植入它的玫瑰，
海圆周收缩成为枝柯，
成为一滴盐的蔚蓝而落下。

啊，灿烂的花， 毁于水沫，
魅人的旅客死去而开花，
反复出现，反复消失：
粉碎的盐，眩目的海流。

你和我，我的爱，让我们封起四周的静寂，
而海逐一摧毁它无尽的立象。
推倒它愤怒的白塔。

因为，在漫漫水波和漠漠黄沙
交织成的网眼里，
我们珍藏起无比深情的苦恋。

十四行情诗 第二十九首

你来自南方贫穷的屋子，
来自地震与酷寒的荒原，
那儿的神旋转着走向死亡，
教会我们向粘土讨生活。

你是黑粘土造的小马，是黑泥
造的吻，我的爱，是粘土造的罌粟，
是黄昏的鸽子在路上拍着翅膀，
是箱子装满我们童年的眼泪。

小宝，你保存着贫穷的心，
熟识沙石的贫穷的脚，
以及你不常有面包糖果的嘴巴。

你来自贫穷的南方，那是我的灵魂的故乡：
你的母亲依旧在天上跟我的母亲
一同浣衣。我为此选你作伴。

十四行情诗 第四十首

青色的是静寂，潮湿的是光，
六月颤动如蝴蝶，
在极南的边际，玛蒂尔德，
你从海和岩石走来，跨过日午。

你来时怀着铁的花朵，
抱着南风摧残了又忘掉的海藻，
你的手让海盐磨损
却依然白皙，提着沙的麦秆。

我爱你纯洁的礼物，你石一般细致的肌肤，
爱你指端阳光璀璨的指甲，
爱你含满欢乐的嘴唇。

可是，为了我悬崖旁的屋子，
请赐我静寂的痛苦规律
以及沙上被遗忘的海市蜃楼。

十四行情诗 第六十首

谁要伤害我，一定也伤害你，
对我的恶毒打击
透过我的工作如一张网
在你身上留下锈迹和悲愁。

在油腻的月光下，我的爱，我不要看到
你额上有别人对我仇视的痕迹。
我不要别人的怨恨在你梦里
遗下无用的刀剑冠冕。

我走动的时候，背后总有敌意的脚步，
我笑的时候，总有丑恶的鬼脸模仿我，
我唱歌的时候，总有嫉忌的咒骂嘲讽。

这是生活，我的爱，是生活的阴影：
是我脚跟后空荡的衣衫
犹如带着血污笑脸的稻草人。

十四行情诗 第七十八首

没有永远的否，没有永远的是。胜利
在沙上留下消失的脚印。
我是穷人，天生要爱自己的同类。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爱你，我不传递也不卖荆棘，

也许有人知道我没有造过染血的
皇冠，知道我不喜欢诡计，
知道我确实以灵魂注满海潮。
我用鸽子补赎丑恶。

我不说“永不”，因为昨天
和今天与明天的我并不一样。
我以多变的爱矢言真纯。

死亡只是遗忘的石头。
我爱你，吻你口中的幸福。
让我们捡些木头。让我们在山生火。

十四行情诗 第八十六首

南十字，啊，青磷的车轮草，
你的美此刻射出四重的吻，
穿过黑暗和我的帽：
月亮在寒气中圆了。

从此，跟我的爱和我的恋人一起，啊，水蓝的
金刚石，天的宁静，
明镜，你出现而夜以你的
四个酒窖丰满自己，有酒的震荡。

啊，纯净精美的银鱼悸动闪烁，
绿十字，黑夜明亮的香芹，
镶在浑凝的天空里的萤火，

来我这儿憩息，让我们一同闭上眼睑，
与人间的黑夜同睡片时。
在我身上点亮你四个数的星光。

十四行情诗 第九十首

我想象自己死去，感觉寒气逼近，
我把残余的生命交给你：
你的口是我尘世的白日和黑夜，
你的肌肤是我用亲吻建造的共和国。
马上便结束了，书，

友谊、辛勤累积的宝藏，
我们造给自己的透明房子：
全部消失了，除了你的眼。

在我们充满忧患的一生，
爱是愈涌愈高的浪，
可是，唉，死神走来敲门的时候，

我只有你的目光充实一切空虚，
只有你的澄明填补中断的生命，
只有你的爱挡住阴影。

智 利 的 石 头

(1961)

獅

一头大獅从远方来：
大得就像静寂，
它渴，它嗜血，
它的躯壳
像屋子一样藏着火，
焚烧如同俄索诺的山。

只有孤独跟它作伴。
它吼叫，因为寂寞和饥饿：
吃得到的只有空气，
泛过海岸的波浪，
冰冷的海莴苣，
颜色像鸟的空气，
喂不饱肚子的粮食。

悲哀的獅从别个星球来，
被汹涌的潮水
冲上黑岛的岩石，
冲上盐的半岛，

一无所有，除了空的嘴巴，
派不上用场的利爪
和毛掸子一样的尾巴，

凶猛的样貌
是笑柄，它知道，
随着岁月流转，
它赧然长出皱纹。
懦弱使它变成
更加傲岸，
而它继续衰老，像一头
马戏班的狮，
变成庭院和花园的
装饰品，
直至它禁不住藏起悲伤的脸，
定睛看雨，
默默耐心等待
石头灰色的公义，
等待地质的时刻。

海 龟

海龟
爬行了
多少岁月，
它的
古老的
眼睛
见尽
多少沧桑，
海龟
咀嚼
海洋
最深处的
橄榄，
海龟游过
七个
世纪，
经历过
七千个
春天。

海龟
背着壳
抗御
暑气
和寒流，
遮挡
电光和波浪，
镀银的
黄色
海龟
有深沉的
琥珀
斑点
和食肉者的脚，
海龟
在这里
停住脚步，
不知不觉
睡着了。
已经
老得
麻木了，
忘掉如何
眷恋海浪，
硬化

如一块铁板。
看过
这么多
海、天、时间和土地，
它闭上
眼睛
入睡，
成为另一块
石头。

石 上 人 像

我的确认识他，那么多年
跟他一起，跟他黄金和岩的本质一起度过，
他是个疲倦的人：
在巴拉圭，他丢下父母，
丢下子侄，
丢下妻舅，
丢下房子和母鸡，
丢下翻开的书。
他们来叫门。
他开门，便给警察带走，
他们拷打他
直至他吐血，从法国到丹麦，
到西班牙到意大利，四处流徙，
然后去世，从此我再见不到他的脸，
听不到他深沉的静默，
有一次，在风雨之夜，
当雪织出
洁净的袍子披上山脊，
我在马背上遥遥

望见我的朋友：
岩石是他的面孔，
他的侧影迎向暴风雨，
风在他鼻子里打断
被迫害者长长的吼叫：
流放的人在这里停下：
变成岩石，在祖国安居。

旅 人

石头没有那么多忧思。
黄金栖身于此，
还有行星的种籽，
有深海的钟，
钢护手，时间
和紫水晶的婚姻：
里面是欢笑的红宝石，
以电光哺育自己。

因此，旅人啊，当心
路上的灾祸，
当心墙的玄秘。

我付出好大代价，才知道
生命并非完全向外，
死亡亦非完全向内：
光阴用水和石头
写没有收件人的信，
谁都不许知道寄书人，
谁都不许看懂。

《曲终人散》之一

这是三月的第一个雨天，
燕子在雨中跳舞，
海再度摆上桌子，
一切都依照波涛的安排，
以后亦必如此。

以后亦如此，可是有一天
无形的我，却困在真正的阴影里，
再不能带着
臂膀、手、脚、眼、智慧回来。

《曲终人散》之七

未了的责任犹如未止血的伤口
或者初起的寒风，逼来
把我们变成军人变成战士的
声音和步伐，而桌椅和调羹
却以说不出的温柔呼唤我们，
激战中听见杯子的碎声。
可是没有退路！我们已经选择了，
天平两边只有
我们理智的重量
以及我们用光开拓的路：
人踏过我们的造物，
生命便在这可怜的骄傲里，
是经过组织的光华。

《曲终人散》之十二

白水沫，岛上的三月，我见
浪打着浪，打散白色，
无底的大海满泻，
庄严的鸟群徐徐飞过，
划破静止的天空。
黄色来临，
月份变换色调，海上
秋天的胡须长了，
而我的名字还是巴勃罗，
还是从前的我，
有爱，有怀疑，
有负债，
也有整个海洋
和它造浪的工人，
有这许多风暴吹我
向未诞生的国度：
我来我去，随海波流过许多疆土，
我熟悉
多刺的方言，

硬鱼的牙齿，
高纬度的冰寒，
珊瑚的血，沉默的
鲸之夜。
从一地到另一地，我渡过
海口和难忍的荒原，
我不断回航，寻不到安宁：
没有恨，我能说什么？

《天变》之十

恐惧像新生的皮肉裹住骨骼，
以夜的皮肉裹住血，
御掌下地球转动：
你头上长的不是毛发，是硬爪子一样
直竖的恐惧，
你见到的不是破烂的街道
而是心里坍倒的墙，
是无穷的绝望，城
又一次崩陷，在你的静默中只听见
洪水汹涌，而溺水的
马在你死亡中奔驰。

《天变》之十三

在我潮湿的翅膀下，孩儿啊，睡吧，
动荡黑夜的苦难百姓，
智利人在惊怖中死去，没有姓名，
没有鞋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没有学问。
此刻让我们在雨中铺开
斗篷，面对死亡，在我的翅膀下，
在完全黑暗中入睡直至醒来：
敌意的大地是我们永恒的债务，
我们必须张开手和眼，
去点数死亡和诞生。
一切灾祸都可以用针补救，
缝衣妇一样，一针一针缝起时间，
在伤疤上绣出红玫瑰，
如今我们会有新的岛和火山，
新的河和刚诞生的海洋，
如今让我们重新生活：活下去，
让我们在脸上挂起浮出水面的微笑，
让我们捡起遗下的帽子和死去的名字，
让我们再穿上男男女女赤裸的衣裳：

让我们筑墙，造门建城：
让我们重新相爱并且铸钢：
让我们重新建设战栗的家乡。

《重见洛特蒙》^① 之二

我在乌拉圭结识他，那时我还小，
总在七月的六弦琴里游荡，
那是战争和烽烟的日子，
河流汹涌，洪水泛滥。
没有多少时间让他诞生。
一次又一次，他被迫回头，克服欲望，
走向自己的根源，当血和鼓声
敲门，他终于来临，
而蒙底维弟奥^②像豹眼一样燃烧，
那是动荡的年代，深紫色的，
像刺客残旧的篷帐。
悍猛的风从森林
带来焚草的混浊气味。
破烂的步枪在河岸上
沉入水和子夜
而变成六弦琴，风
吹出船歌的呜咽和亲吻。

① Le Comte de Lautré mont(1847—1870)，出生于乌拉圭的法国诗人，原名杜卡赛(Isidore-Lucien Ducasse)，人称为超现实主义之父。

② 洛特蒙的出生地。

《重见洛特蒙》之五

我们从小孩身上发现奥秘，
他留下的是零碎的歌，
悲哀的小船的黑翅，
我们今天才了解他黑色的方向，
他的言语给领悟了。
每个影子后面都有一株小麦。
每只无光的眼都有瞳仁。
玫瑰在荣耀的园地。
希望升于刑场。
爱溢出满满的杯子。
责任是木的亲儿。
露水赶去迎接树叶。
善比星子更多眼睛。
光荣没有徽章也没有堡垒。

全 权

(1962)

海 洋

比水波更纯粹的身躯，
盐洗刷海岸，
而明亮的鸟
飞着，在地上没有根。

海

一个整体，可是没有血。
一次爱抚，死亡或玫瑰。
海溶合了我们的生命，
独自攻击，泛开，日里夜里
在人里在动物里唱歌。
它的本质是：火和冰：运动。

行 星

月球上可有冰石？

可有黄金水？

秋天是什么色调？

日子是否彼此连接

成为一束

乱发？有多少事物

——纸、酒、手、死亡——

从地球落向那远方？

它可是溺者容身之所？

小 夜 曲

我的手采撷虚无，
深奥的黑夜，星的家族，
比静寂更沉默的合唱，
月的声音，秘密的、纷乱的
白垩的梯形。
这是海之夜，第三度孤绝，
是一次振荡，打开门，张开翅膀，
无形的秘奥的子民
战慄着漫过河口。

夜，海的名字，祖国，根，玫瑰！

写给所有的人

我不能一下子告诉你
应该告诉你的一切，
原谅我，朋友，你会知道，
虽然听不见我的话，
我不曾哭也不曾睡，
你会知道我看不见你亦与你同在，
从许久之开始，直至最后。

我知道有许多人揣测
巴勃罗在干什么？我在这儿，
你只要上街，
便会看见我带着小提琴，
随时准备唱歌，
随时准备舍身。

绝对不是离开任何人，
不离开他们，也不离开你，
如果你在雨中仔细倾听，
便会听见我正在

来或者去，或者徘徊。

而你知道我不能不走。

假使我没有把话说清楚，

不必怀疑，走的是我。

没有永不完结的静默，

到那时刻来临，请等着我，

让每个人知道，我正在

带着小提琴上街

老 百 姓

那人，我记得，我上次见他
至今已有两个世纪，
他不骑马也不乘车，只用脚
走路，
不管
有多远，
不带刀不带枪，
只有肩上的鱼网，
斧头或铁锤或铁铲，
从来不伤害同类：
他的行动无非对付水和土，
对付麦子，让他变面包，
对付大树，让他供给木材，
对付墙，让它开门洞，
对付沙，让它筑墙，
对付海，让它生育。

我以前认识他，至今忘不了他。

车已经裂成碎片，
战争毁掉门墙，

城镇变成灰，
衣服变成尘土，
他为我活下来，
还活在沙子里，
而以前却好像
一切都会长存不朽，除了他。

在来了又走了的族人中，
有时他是我父亲或叔伯兄弟，
或者可以说是，如果不，
也许是让水和土吞掉，
让机器或大树压死
而回不了家的人，
或者是棺木后面送丧的
没有眼泪的木匠，
像金属和木头，只有称号
而始终未曾命名的人，
是别人从高处俯视
蚁堆时望不见的
一只蚂蚁，
在他穷极潦倒死去
而双脚不再移动时，

他们看见从未见过的：
别的脚已经踏上他的足印。

别的脚还是他的，
别的手也是，
那人还活着：
似乎已经消失的人
再度出现，
还在掘地，
剪裁布料，身上却没有衣裳，
时隐时现，像从前一样，
走了却还在，
他从来没有坟地，
没有墓，他挥汗雕琢的
石头上也没有他的名字，
因此他来时没有人知道，
死时也没有人知道，
唯其如此，可怜的人才能够
再活一次而不受注意。

他便是那人，错不了，没有遗产，
没有牛没有旗，
在人堆里，
别人便是他，
自高处下望是地下土的泥灰，

皮革的赭，
是熟透的麦子的黄，
是矿坑底的黑，
在城堡里是石头的颜色，
在船上 是金枪鱼的颜色，
在草原上是马的颜色：
谁认得出呢，
如果他 是不可分解的元素，
以人形出现的泥、煤或海？

在他生活的地方，人的手
碰过的一切都会生长：
敌意的石头
被他的手
敲碎，
秩序井然转变
逐渐逐渐形成
房屋清晰的轮廓，
他的手造出面包，
开动火车，
让远近的地方住满人，
别些人长成了，
蜜蜂来了，
通过那人的创造和繁殖，
春天走进市集上

面包店和鸽子之间。

面包的父亲给忘掉，
他，长途跋涉，披荆斩棘，
开路筛沙的人，
安顿了一切，自己却消失了，
交出了生命，如此而已。
他走去别些地方劳动，随后
走向死亡，翻滚
如水里的石头：
死亡把他带去河的下游。

我认识他，我看见他沉落
直至完全消失，留下
他几乎认不出的街道，
和永远永远不会住进去的房子。

我回来看他，每天等着。

我看见他在棺材里复活。
在跟他相同的人群里
我认出他，
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这样不会有什么结果，
这样下去不会有什么荣耀。

我相信那人该在宝座上
穿漂亮的鞋子，戴着皇冕。

我相信造出这许多东西的人
该是全部物件的所有主。
造面包的该吃面包！

矿工该有光！

上镣铐的灰色人够多了！

失踪的苍白的人够多了！

再不让任何人来，除非他有统治权。

也不让任何女人来，除非她有后冠。

所有的手都该戴金手套。

所有阴郁的人都该有太阳的果实！

我认识那人，当我还办得到，
当我脸上还有眼睛，
当我口里还有声音，
我向坟场寻他，握住

他尚未化成泥的臂，告诉他：

“一切会过去，你会活着。

你点燃了生命。

你造出属于你的东西。”

谁都别为这个烦恼，当我
似乎孤单却并非孤单，
我并非没有同伴，我为全体讲话。

有人听着我而无所知觉，
但我歌颂的人，有知觉的人
会不断诞生而且布满全世界。

全 权

我写诗给纯粹的太阳，在可以唱歌的地方
给拥挤的街道，给涨潮的海唱歌，
只有留连的夜阻碍我，
可是被它打断的时候，我会收集空间，
收集阴影，慢慢享用。

夜的黑麦子生长，
我的眼观测草原，
从一个太阳到另一个太阳，我铸造钥匙：
暗中摸索门锁，
打开通向大海的破门
直至柜子装满水沫。

往往返返没有累倒我，
死亡的石头拦不住我，
在世与不在世都没有使我厌倦。

有时我想知道究竟从哪儿
继承了矿物的责任，

不知道是父亲还是母亲还是山脉，

着火的海洋有许多线，
我知道自己在追随在追随，因为我追随，
也知道自己在唱歌，因为我唱歌因为我唱歌。

我无法解释怎样
闭上眼而徘徊
于两股海底水流之间，
一股用它的枝柯把我举向死亡，
另一股为了让我唱歌而唱歌。

如此，我的构成是不在世的，
海以纯白的盐浪
冲击暗礁
而收回石子，
在死亡中包围我的，
也为我打开生命之窗，
而我在剧烈抽搐中入睡。
在明亮的光线中，我穿过阴影。

黑 岛 的 回 忆

(1964)

诗

就在那时候……诗来
寻我。我不知道，不知道它
从那儿来，冬天或者河。
不知道它怎样来，什么时候来，
不，它不是声音，不是
言语，也不是静默，
可是我听到呼唤，来自大街，
来自夜的枝柯，
在人群里
在烈焰中
或者孤独的归途上，
它突然出现，没有面孔的，
碰了我一下。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的舌头
念不出
名字，
我的眼看不见东西，
而心里有什么扑动，

热病或者失落的翅膀。
于是我独自设法，
揣摸着
焦痕的暗码，
而写出含糊的第一行，
含糊的，不成器的，纯粹的
疯话，
一个白痴的
纯粹智慧，
跟着，我看见天空
猝然
剥裂着
敞开，
行星，
搏动的树木，
有洞孔的阴影
被箭头、花和火
刺破，
浩荡的夜，宇宙。

而我，渺小的生命，
沉醉于无限广漠的
星空，
奥秘的
标记和形象，

我仿佛完全附属于
那深渊，
随着众星旋转，
我的心在风中起飞。

父 亲

粗犷的父亲
从列车回来：
晚上
雨声里
我们认出
火车头
凄厉的
汽笛，
夜的悲歌，
然后
大门震动；
一阵强风跟着
我的父亲回家，
屋子
在脚步和压力之间
发抖，
惊恐的门
发出粗哑的
枪声，

梯子呻吟，
轧出尖锐的
叫骂
阴影同时
骚动，雨水像瀑布
泻落屋顶，
逐渐淹没
世界，
于是什么都听不见了，
除了交加的风和雨。

可是，天总会亮。
寒冷的清晨，太阳刚刚
露面，列车的队长
和他的胡子
已经准备好
绿色红色的旗和风灯，
机器的地狱装上煤，
驿站前是罩着浓雾的列车
和它地理的债务。

铁路工人是陆上的水手，
在没有海岸的港口之间
——森林的家乡——跑着跑着
穿过大自然，

完成陆地的航行。
长长的列车停下来
跟朋友见面的时候，
我童年的门同时打开，
铁路工人的手
震撼桌子，
兄弟们碰着厚玻璃杯子，
带酒意的眼睛
闪出
火花。

强壮而贫穷的父亲
在生活的轴心，
在男性的友爱和注满的酒杯里，
他的生活是急行军，
在起床和上路之间，
在匆忙的来去之间，
而雨下得最凶的一个日子，
车务员霍西·德尔·卡曼·雷耶斯
上了死亡列车，今天还没有回家。

东 方 宗 教

在仰光，我体认到所有的神
都像穷人的上帝一样
并不友善。

诸神

是平滑的石膏
犹如白鲸，
稻穗一样金黄的神，
蛇一样缠着
原罪的神，
微笑啜饮
永恒虚无的鸡尾酒的神，
正如可怖的十字架
上面的基督，
都要唯我独尊，
要我们接受他的天堂，
都用咒咀或手枪
收买虔敬，或者烧我们的血，
人的神，色厉
而内荏

在那儿是这样的，
所有土地都散发天堂的气味，
散发天堂货的气味。

潮 汐

我泡在自然水里长大
像海磷的软体动物：
碎盐在我身体内跳跃
而形成我的骨骼。
怎样说呢，几乎静止的
蔚蓝而辛涩的呼吸，
海波一浪一浪申述
我的预感和悸动
直至盐和海沙造成我的形体：
波浪的鄙夷和欲望，
绿色的节奏在幽秘中
升起透明的结构，
深藏的秘密，是后来
我心跳的节奏：
我的歌随着海潮升起。

海

我必须向海学习：
不知道学音乐还是学道德：
不知道是孤立的浪还是深邃的生命
或者仅仅是沙哑的声音
或者是鱼和船舰的辉煌设想。
事实是，即使入睡的时候
我也被某种磁力吸引着
在波涛的大学里打转。

除了磨烂的海螺，
仿佛还有颤慄的行星
在预告缓慢的死亡，
不行，我以小块的碎片从新造出日子，
以一串盐造出钟乳石，
以一调羹造出巨大的神。

我竟还记住从前学到的东西！空气
和不息的风，水和沙。

带着火种的青年，似乎
不想在这里定居，
可是脉搏仍旧
在深处上下跳动，
天上的寒气劈拍作响，
星子碎成粉，
海波温柔铺展
以水沫摧毁白雪，
沉静的权威，在那里，顽强
如同海底岩石的皇座，
制不住的悲哀越出范围
扩展而堆积遗忘，
我的存在突然改变了：
我跟上纯朴的运动。

浪 中 独 白

不错，可是这里很寂寞。
一股浪
涌起，
也许报过名字，但我听不懂，
揸着水花和运动的
重量，呻吟着
下沉，谁会
告诉我它说什么话？
我在浪里能够
向谁呼唤？
我等着。

有一次几乎把握到明朗，
它温柔的音韵
冒出水沫
而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细语于是落下：
滑向沙滩的嘴巴：
时间用阴影的

耐心
和夏天
橙色的亲吻
揉碎所有的唇。
孑然一身，
我无法收受世界必然
送给我的礼物，
听着
财富、神秘的盐葡萄
和未知的爱
徒然流失，
而羞辱的日子只余
轻叹，
一声轻似一声，
直至我整个人
化为静默。

树林里的猎人

我走进自己的树林，带着根
和我的丰饶：你从什么地方
来？大得像地图的
一片绿叶子问我。
我不回答。那儿
土壤是潮湿的，
我的靴子践下去，搜索，
要打开大地，
而大地沉默。

一直沉默，直至我开始变成
死物又活起来，变成蔓藤，
变成凶悍的荆棘树
或者震荡的杯子。

大地沉默，为了不泄漏
它的名字和它流行的方言，
沉默，因为忙于
收发生命：

像饿得发慌的老太婆
搜集死掉的：
一切在她那里腐烂，
直至黑暗，
光，
硬骷髅，
水和火灰
全部结成一滴露，
森林里一滴
黑色的雨。

甚至太阳也腐烂，
而断掉的金线
也掉进
森林的袋子，马上
成为其中一部份，变成粉，
而辉煌的贡献
像被抛弃的刀剑一样锈损，

我来寻根，
找到一些
森林的矿质食粮，
坚韧的
物质，黝黑的锌，
有毒的铜。

那根须必须养活我的血，

下面，另外一根
是静默庞大的
一部份，
蛇一样昂首吐舌：
前行，吞食着，
蜿蜒至河边，饮水，
它秘密的命令
沿树干而升：
暗中工作
让天星闪出绿光。

夜

我走进黑色的空气。
夜在花叶之间
漫行
安详
而广漠，
浑圆
而布满小孔，
它披什么羽毛？
或者裸体？
洒落盐的
硬星，盖满
山岭的
金属：
所有的
山，
一座一座
隐入它的羽翼：
消失于它黑色的手工。
同时

我们变成
黑泥，
揉烂的
玩偶，
睡着了，
没有知觉，留下日常的衣裳，
金刺枪、草帽，
生活的街道和门牌，
遗下
可怜的光荣，
无声的蜂巢，
唉，夜，打开的夜，
嘴巴、船、瓶子，
除了时间和阴影，
除了疲累，
还有别的东西涌来，满泻，
像一杯
灰暗的奶，
黑盐，
落向
它的
命运的
深井，
在那里燃烧，烟
推着夜，四面散开，

可是
明天，我们
会在灰烬里
诞生。



冬天之约 （之三）

谁不想拥有不朽的灵魂？
谁不想把灵魂磨得锋利？
如果我们刚张眼便看见仇恨，
刚开步便给绊倒，
渴望爱而备受冷淡，
碰一下也会受伤，
那末谁会不设法找些防身的武器
为存活而炼成剑一样
坚强，并且以牙还牙？
忠厚的人装出满怀希望的样子，
脆弱的人伸手摸索剑把，
只求得到爱，只求
一次半次亲吻的人
却昂然阔步，不去看
那些失望悲哀的人：
闲来无事：他们从一条街到另一条
开店贩卖面具，
每个人都特别配制一副
黄昏的或者猛虎的，

严厉的、仁义的、传统的脸谱，
直至月亮盈了又亏，
在无光的夜里，我们再也难分彼此。

记 忆

我要记住一切，
捡起片片草叶，凌乱
旧事的线头
和屋子里每一尺地，
铁路的长轨
和悲痛的平台。

如果我错种一株玫瑰，
误将黑夜认作野兔，
甚至记忆的墙
完全坍倒，
我必须重新造空气，
水气、土地、树叶，
毛发和砖，
还有刺我的荆棘，
逃逸的速度。

请垂怜诗人。

我总是善忘。
我掌中只容纳
手触以外的
不相关的东西，
不存在时
才可以比较的东西。

烟似香气，
香气似烟，
一个睡眠的身躯，
曾被我的吻唤起，
可是别问那是什么日子，
也别问我梦见的名字，
我无法测量
一条也许不在地上的路，
或者改变了的真理，
也许它已经在白昼消失
而变成游移的光，
如夜间的一只萤火。

真 理

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我都爱，
像水和石头，
你们是
世界的一部分，
是阳光和生活的树根。

我的眼睛
死了也不闭拢，
我还需要它们，为了学习，
为了看并且理解我的死亡。

也需要嘴巴，
为了死后唱歌。
还要灵魂和手和身躯，
为了怀着爱追随你，我的爱。

那是办不到的，我知道，可是实在想。

我爱不能不做梦的人。

我的花园长满子虚乌有的鲜花。

我坚决保持三角形。

我仍然怀念我的耳朵，
可是它们已经卷好，留在
麻拉圭塔共和国内陆
什么河岸的港口里了。

我的肩膀再也扛不动理性。

我想造一个平常的海。

探访过我的一位大画家
擅长画军人。
都是些英雄人物，这位有心人
在战场上画他们
壮烈成仁。

他也画写实的牛，
画得比牛更像牛，
终于忧郁起来
而准备永远不断反刍。

见鬼！我读的小说
永远讲好人好事，
以五一为题的诗
也太多了，
如今我只写五月二日。

似乎是，人
在糟蹋风景，
从前通向青天的路
现在以商业的顽固
向我们压下。

原来满眼的美
似乎卖不出去！
变成精致的包裹了。

美还得留下来
在白日和黑夜之间
跟最可厌的家伙跳舞：
让我们不要逼她囫圇吞下
真理的药丸。

而现实呢？也一样，毫无疑问，
只是，它放大我们
拉长我们，使我们寒冷，

把我们全部写上
面包的采购单，灵魂的采购单。

说吧！我嘱咐
纯洁的森林
暗中讲出它的秘密，
嘱咐真理：不要把话憋在心里
直到你僵化成为谎言。

我不是领导者，我不指挥，
因此，我贮存
我诗中的错字。

最后，没有人了

最后，没有人了，没有了，没有声音没有嘴巴，
没有眼、手、脚：什么也没有，
干净的日子像圆环一样滚过，
冷空气是赤裸的金属，
不错，金属、空气和水，枝头
丛生的黄花，
还有它萦绕的香气，
大地纯净的遗产。

真理在哪里？可是钥匙
已失落于成列的门户，
跟其它钥匙乱成一堆，
再也

找不到

配合的锁。

因此，
竟没有地方可以遗失
钥匙、真话或者谎话。

这里
没有街，没有门，
只有沙子颤抖裂开，
整个海洋，整个静寂，
开黄花的空间也裂开，
大地盲目的香气裂开，
没有街，
所以没有人来，只有
孤独，唱着
钟的歌。

第 四 辑

(1966—1970)

名 字

我把它们写上屋脊，不是为了装璜，是为了作伴。

罗哈斯·基米尼斯，游牧者，夜行人，扎满告别词，乐死的、养鸽的、疯癫的。

华金·西芬提斯，他的三行律诗像河里滚动的石头。

费德里柯，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逗我笑，却让我们为他哀悼一整个世纪。

保罗·艾吕雅，眼里的毋忘我颜色似乎是天上的，却在地底藏住蓝的坚强。

米盖尔·艾南德斯，在公主街树上学夜莺向我吹哨，直至驻防军逮住我的夜莺。

纳辛姆，絮絮不休的树，勇猛的骑士，夥伴。

为什么走得那么急呢？他们的名字不会滑下屋梁。他们每个人代表一种胜利。合起来是我全部的光。今天，是我一小册精选的哀愁。

旗

我的旗是蓝的，有一尾鱼横在两个圆手扣里，或闭着或开着。冬天的时候风很大，谁都不来这些偏僻地方，我就爱听这面旗发出嘤嘤啪啪的声音，而鱼在天上游起来，活生生的样子。

为什么是这鱼呢，有人问。它是玄的吗？不错，我说，它是鳞族的象征，公元前的，水池的，光明的，油炸的，真实的，烤的，是烤鱼。

——仅仅这样？

——仅仅这样。

可是，到了深冬，旗在高空挣扎，它的鱼在寒气、风和空中发抖。

卡帕里的恋人

小岛中心珍藏着灵魂，仿佛是
时间和风洗擦干净的一枚钱币，
像镶在蓝宝石上的一颗野杏仁，
那儿，我们的爱情是无形的塔，在烟雾中颤动，
空荡的天体留着星的尾巴和装满天鱼的网，
因为卡帕里的恋人闭着眼，而嘶哑的雷电在海呼啸中
钉死逃逸的惊惧，流着血，
像突然给鱼叉刺中的可怖的鱼：
随后，船首雕像为雄劲的旋风所诱，
裸体航行于海洋的蜜波。

歌

面包塔，弧线在高地上以旋律
筑起的结构，升起它充实的富饶，
玫瑰长出歌的花瓣，
是你的在与不在，是你头发的重量，
床上有你新留下的体温，
你的春天把明丽的肌肤安放，贴近
石墙里我扑动的心房，
你饱晒日光的腿像麦子和黄金一样丰满
你的声音像飞泉一样流着原始的甜蜜，
你的唇渴望我亲吻的温柔压力，
似乎白昼和黑夜切断了连系，
融合或者分隔光暗的门半开着，
望得见远处的人
在挖石头、阴影和虚无，在寻觅。

舟子曲终

你会知道，在我战战兢兢走过的那地方，
黑夜隐隐作响，丛林阴暗，
我的卡车爬进神秘的宇宙：
黑色的亚洲，幽深的密林，神圣的灰烬，
我在模糊的疆域之间流窜，
年轻的心战慄如蝇翼。

车轮突然停了，陌生人走下来，
我，一个西方人，在森林的孤独里，
因在迷失于黑夜的卡车里，
才二十多岁，等待死亡，躲进自己的方言。

森林突然响起鼓声，燃起火炬，
有隐约的动静，
我心目中的刽子手
在树林深浓的暗影下开始跳舞，
款待迷途的远方来客。

当一切征兆指向我的末日，

大鼓和簪花的发和闪光的足踝，
却为一个外国人笑着唱歌跳舞。

我给你讲这故事，我的爱，因为
人不能信赖表象，
我在那儿得到光明的信念，
领悟四海一家的手足亲情。

越南，一九二八年的越南。

四十年过去，向着我的同伴的乐韵，
杀伤的瓦斯落下，烤焦手脚和音乐，
焚毁原野上祭典的静默，
烧灼爱，摧毁儿童的和平。

打倒野蛮的侵略者！今天的鼓声这样敲着，
把小小的国家打成反抗的结。

我的爱，我白天在水上为你唱这叙事曲，
而我的船歌的月亮在水里入睡，
是我内在和谐的安排，
是春天诱人的亲吻这样安排。
我答应过：带着我心爱的你的眼走遍世界！
玫瑰在我心里安顿它芬芳的子民！
我也答应过交给你恶人和善人的记忆，

全世界的雷声衬托我的吻，
舟子的小船便这样在我的船歌里荡开。

然而这是肮脏的年代，远方人的血
流入水沫，浪染污我们，溅污月亮：
是我们的，
远方的悲哀是我们的悲哀，
被压迫者的斗争是我一角坚硬的灵魂。

也许战争会结束，一如从前拆散我们的战争，
留下我们的尸骸，把我们和杀人凶手一同处死，
但时代的耻辱以着火的指头烧烙我们的脸，
谁能抹杀清白者血里的不屈？

我的爱，沿着整个宽阔的海岸，
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大地散发芳香，
春天的号旗在宣告
我们的永恒，未因短暂而稍减痛苦。

如果小船不能带着完好的手返回国土，
如果船歌追随海上的雷声，
如果你金色的腰自我手中悠悠溢出，
那末我们便在此委身于回流的大海、命运，
让我们顺从它的冲动，不再犹疑。

谁知道因果的秘密本质，
知道下一个驿站会充满阳光还是眼泪？
叶子选择沉默的大地作最后归宿，
落入黄色的高地，为未来事件作见证。

人求助于机械，丑化自己的
艺术品、铅画、线条的愁苦塑像，
还有存心歪曲电光的书籍，
稻田泥土的血迹用于买卖，
无数人的希望只留下意外的骸骨：
世纪末在天空偿还欠我们的债，
当他们抵达月球并放下金铸的工具，
我们，缓慢的黄昏的儿女，永远不知道
不知道发现的是另一种死亡还是一颗新行星。

你与我，我们服从，分享希望，共渡严冬，
我们被要命的敌人伤过，
也被要命的朋友伤过（而且更惨更痛），
可是面包和书都不见得更甜美：
我们活着，为悲愁收集不完全的数据，
我们依旧怀着爱心追求爱，用我们率直的方式
埋葬说谎家，与讲真话的人同住。

我的爱，夜已来临，驰骋于整个世界。

我的爱，夜抹掉海的痕迹，小船滑着，憩息。

我的爱，夜点亮了它的星幕。

醒着的女子航行至沉睡的男子身旁，
两人在梦中滑进流向哭泣的河，
在黑色的野兽和满载阴影的列车之间再度升起
而变成夜间苍白的石头。

时间到了，我的爱，该摘下这忧郁的玫瑰，
熄去繁星，把灰烬埋入泥土：
在起义的光明中与醒者同醒，
或者在梦里渡过没有其他岸头的大海而抵达彼岸。

日 之 手

(1968)

花 之 谜

一次胜利，很晚了，你不知道。
像一朵百合迎向我的欢悦，
白色的身姿穿过
大地静止的永恒，
以白光或乳液的尖角
推动柔弱明澈的形体
直至凿穿泥土。
明亮的花
探出悬崖，
以纯白的口管
向地下沉默紧密的暗处
进击黑夜卑鄙的腹地，
而在跃动的光明之中，
种籽愕然溢出。

敲 钟 人

即使从高山从沙漠
从大海从矿坑从水
回来的人
空着手，
即使驯马的人
舍掉马，
粉身碎骨
装在箱子里回来；
或者纺车旁的
七手织女
忽然失掉线头
而返回子宫
且变成一堆破烂，
即使用绳子
牵动
穹苍的
敲钟人
从教堂顶跌下
落进黑暗

落进坟场：
即使所有这些人
都走掉，
他们的手磨损
于某些不平滑的东西：
腐蚀的时间，
煤、波浪，
棉花、风等等
敌意的
物质，
因为只有悲哀教导我们做人。
因为手注定要工作，
而每块伤疤都包含生活。

甲 虫

我依旧去找甲虫
请教生命的问题：
请教它秋天的生活习惯
和它线条图案的盔甲，

我去黑色故乡的南方
失落的湖里寻它，
看见它在气愤的火山
熔岩灰烬里
或者沿树根爬向
跟它混然一色的黑暗。

怎样造出你坚硬的袍子？
你铍的眼睛和领带？
你金属的裤子？
你矛盾的剪刀？
你金黄的锯和爪子？
是什么树脂
养成你种族的白热？

（我只希望有一颗
甲虫的心，
去钻破周围的稠密
而在枯木上
留下我秘密的签名。）

〔（也许我的名字在这里
有一天会走向新生命
经过黑夜的新运河
而终于用另一双翅膀
穿出地道。）〕

〔（沉默的、深邃的甲虫，
根的祭司，
露水的犀牛，
有什么比你更美呢，）〕
我说，可是它不睬我。

我问它，它不答话。

甲虫是这样的。

歌

手在文字里，
手在所谓
上帝的正中，
手在格律里，
在灵魂腰际，

必须摇动收藏语言的箱子，
摇出语音，教它们
像海鸥一样飞，
必须搓揉
泥土
直至它唱歌，
和以泪，
洗以血，
染以紫萝兰，
直至小小的瓶子
涌出河水，
整条河的水：
歌便是：
河的
话。

告 别

我只能演悲剧角色。

雷电和玫瑰

从没有为我而互相问安。

我没有创造世界，没有
造过时钟和波浪，也没有期望
麦子上有我的肖像。

既然在从未到过的地方也失去那么多，
我惟有绝迹于驻足之处
而留注意之所钟，
只让一座盐山
溶入一杯冬水。

旅人自问：是不是浪费了光阴
把路推至更远处
却又回到原来的起点悲叹：
回来耗掉一份故我，
回来再度告别，再起程。

刀 锋 边 沿

这是我期待的温和的灵魂，
这是今天的灵魂，固定
犹如月亮的碎片，
在可怕的仁慈中窒息、静止、

如果一块石头落下
像夜空
出现的拳头，
我会用杯子接住它：
用满满的光
接住游移的黑暗，
接住不安的天体。

我只想要天上的青草
和丰饶的大地的
一次振动：
只想要一次火的冲击，
一次降落。

幽暗的大地啊，请救我脱离钥匙：

假使我能打开、制住
而再回去关起天空坚硬的门，
便可以证明我什么也不是，
证明我谁也不是，
证明我未曾存在。

我只期待一颗星
月亮的袖箭，
天石一线光，
在春天蔓生的
青草世界里，在乳房的乳汁里，
在漫游的慵懒的蜜里。
安静等待：
等待希望，
我坚信自己
已经
跟暴风雨签了协议，
已经跟愤怒和解，
已经打开灵魂，
已经听见杀手进门，
而我跟黑夜谈心。

又一个来了，狗吠着这样说。

我霜雪的眼睛，

银灰的哀恸，
是苍天所赐，
我看不见刀也看不见狗，
听不见吠声。

而我在这里，当种籽诞生，
并且像嘴唇一样张开：
一切又新鲜又不可思议。

我是死人，
给杀掉了：
我正在跟春天
一同诞生。

这儿有一片叶子，
一只耳朵，一声低语，
一个念头：
我正在从新生活，
由脚趾到头发
充满痛楚，
我的嘴巴在笑：
我站起来
因为太阳出来了。

因为太阳出来了。

今天也是

这冬天的日子
只开出一朵死玫瑰，
黑夜准备开航
花瓣自天空散落，
生活没有方向，回归
而凝聚为一杯。

我想不出别的字眼：
黑色的夜，红色的白昼，
我以诗人的礼貌
迎接一切季节：
等待饶舌的燕子
准时来临，
并且派一个钢的卫士
守住秋天的大门。

因此，骤来的冬天
使我意外惊诧
像记忆中一场战役

窒息的硝烟：
不能说是“苦难”，
或者“惩罚”，或者“灾祸”，
却像森林的声音，
像雨点下的鼓。
可以肯定的是我的主题
随着黎明的色调转变。

永远在诞生

太阳出生于种籽，
成长而负责发光，
以光洗净宇宙，
每天躺下来
在培植黑夜的
阴暗被单下死去，
为了再度诞生
而留下卵子于露水。
我也要同样的
生生不息的复活，
太阳一样的，细致的，
但我必须盖着
月色的被单入睡
而谦卑地繁殖
自己的泥土的本质。

我希望伸向
风的无私空间
并且不倦地

扩散到四十个大洲，
诞生为前代的形状，
做骆驼，做鹌鹑，
做流动的钟楼，
一叶水，一滴树，
蜘蛛，天上的鲸鱼
或者激昂的小说家。

可是我知道，我的静止
是整个现状的
无形保证：
动物学要是改写的话，
我们便不能升天。

因此，我坐在自己的岩石上
看直升机飞翔
从细碎的星子
绕过我的梦，
用不着数，
在春天的一切之上，
它们总嫌太多。

假如我沿大路
重寻已经忘掉的
弃置的玫瑰

失去的芳香，
像迷途的影子：
我停下来，没有爱，
在街上，赤身裸体。

昨 天

所有优秀的诗人
都在取笑我
作品的标点，
而我捶打自己的胸口，
为句号和分号，
感叹号和冒号认错，
那是说，它们像乱伦和刑事罪，
把我的句子埋葬
在中世纪时期
某些乡下教堂里。

本来追随聂鲁达的人
开始追随瓦列霍，
而鸡鸣之前
却又跟佩斯^①和艾略特^②走掉
而溺死在鱼池子里。

① Saint-John-Perse, 法国诗人，19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② T.S.Eliot, 美国诗人，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这时候我正困于
一天比一天陈旧的
先祖日历，
从来不曾发现过一朵
全世界的人都见过的花，
从来不曾创造过一颗
大概已经熄灭的星，
却还浴着它的光华，
沉醉于阴影和磷火，
继续追寻哑掉的天。

下一次，当我骑马
穿过时间回来的时候。
我会好好准备
留意狩猎一切
会走会飞的东西：
预先查清楚它
是否已经有人创造或未曾创造，
已经有人发现或未曾发现，
即使后代的行星
也逃不出我的网。

统 一

所有的叶是这一片，
所有的花是这一朵，
繁多是个谎言。
因为一切果实并无差异，
所有树木无非一棵，
整片大地是一朵花。

理 性

枝干的长方形理性
似乎静止不动，却听得见
天上的光线拨弄
树叶的琴弦，
如果你靠近一点儿，留意
水如何涌向花瓣，
便会听见月亮
在根的黑夜里唱歌。

动 物

眼光锐利的甲虫
张开鞘翅
飞扑红外线樱桃。

吃一顿饱饱的，没想到
能量的化学作用，
变成带火者
回去叶丛。

它的心飘荡
如一颗彗星吸满
甘美的辐射
带着炽热的电子
焚燃着走动：

烧熔了自己
成为彩虹的象征。

蜂（之一）

怎么办呢，我出生时
所有的神已经死去，
而多难的青春
用于不断窥探缝隙：
那是我的任务，所以
我感觉如此被舍弃。

一只蜂加一只蜂
不等于两只浅色的蜂
也不等于两只深色的蜂：
而是一个太阳系，
一座黄玉的屋子，
一次冒险的爱抚。

琥珀最原始的焦虑
是两只黄色的蜂，
而每日的太阳
环绕着这两只蜂工作：
我想公开自己一切

可笑的秘密，想得发疯。

人们不断追问
我和猫的关系，
我怎样发现彩虹，
为什么高贵的栗子
包着多刺的壳，
尤其要追究
虾蟆和藏身于
芳香树木下或者
寄居三合土疱疹的动物
对我怎样看法。

真相是，在世上的聪明人之中，
我是唯一的呆子
在愈来愈不懂事的生灵里，
我永远懂得最少，
结果终于少到
足以了解智慧。

寻觅者

我曾经在敌意的城里
找寻失去的东西：
人们封起街封起门，
用水和火攻击我，
用便溺淋我。

而我不过在找
梦里烂掉的玩具，
一头水晶小马
和泥里挖出的手表。

没有人愿意了解
我悲哀的命运，
我绝对的淡泊。

我无法使妇女们相信
我不想偷不想抢，
也不想伤害她们的祖母。
她们看见我走出衣橱
或者穿过壁炉

便惊慌尖叫。

我仍在悠长的白天
和紫罗兰的雨夜
继续我的探索：
悄悄穿过
屋脊和砖墙，
进入敌意的屋子，
钻进地毯，
不断跟遗忘斗争。

我一直找不到要找的东西。

找不到我的马，
找不到我的爱，也找不到
像许多亲吻一样
在恋人腰间失掉的玫瑰。

我给关起来殴打，
受误解受迫害
像个公认的罪人，
如今我不再寻我的影子。
我像任何人一般清醒，
却错过了心之所爱：
温柔甜蜜的树叶。

正在一片一片褪落，
直至你驻足静止，
真正完全赤裸。

处 境

我以如此悲哀的决绝
向所有的镜子告别
并且放弃自己的职业：
宁愿做个盲人，在街角
为世界唱歌，
也不要看到任何人，因为
每个人都有点像我。

可是我仍然设法
向后回望自己，
回望我没有眼睛时
处身黑暗的地方。
像人群里的瞎子，
我唱歌一无所得：
而市声越是难听，
我越觉得自己悦耳。

注定溺爱自己，
我披上伪君子的外衣

掩饰由缺陷产生的
对自己的深情。
而我继续快乐生活。
永不向人透露
说不出的顽症：
爱自己而一直
得不到回报的痛苦。

战 争

来，委地的帽子，
烧焦的鞋和玩具，
眼镜的遗冢，还有
男男女女，城镇，
从灰烬里站起来，
来看这渗透
泪水的一页手稿。

来，黑色的雪，西伯利亚
不公的孤独，
残余的悲痛，
当镣铐散开，
当浓稠的黑夜
在义人身上散成雾，来吧。

空中杀手烧成焦炭的
亚细亚木偶，
抬起你空洞的眼
再也看不见女孩的腰

离开你而焚燃
在火墙下，或者
死亡的稻田里。

独自焚烧的物件
就在遇难者身边
许多人逃不出生天，
我尽管活下来
也觉得羞愧。

灿烂阳光下
晾晒的衣裳
教我想起断了的腿
再不会伸进袖管的臂。
受淫辱的身躯
和割裂的心，

鞋的世纪里，
世界摆满靴子
而许许多多脚
却已毁于冰雪、火焰，
瓦斯和利斧！

背上那么沉重的担子
不断的惩罚

压弯我的腰：
我付了大代价学会如何接受
每种不可解的死亡，
接受不必要的
犯罪的悔恨：
在残酷的暴行之后，
在紧随的报复之后，
也许我们谁也不算清白，
因为许多人失去生命
而我们继续存活。

也许是我们剥夺了
至爱骨肉的生命。

《天 石》之一

石头自告奋勇

去巩固地球：

马上

长出翅膀：

飞翔的

石头：

逃出生天的

攀登

电光，

夜里发出吼叫，

水的象征，

一把紫色的剑，

一颗流星。

丰饶的

天

不但有云，

不但有空间和氧的气味，

还有一块块地球石

在这儿那儿发亮，
变成鸽，
变成钟，
变成巨大无比，变成
刺骨的风：
是磷的箭，是天上的盐。

《天 石》之十三

石上的地衣，绿的
胶网，织出
最古老的象形文字，
在岩的周围
推开
海的手稿。
太阳读它，软体动物吞吃它，
鱼从石头
滑过石头，像发着寒热。
单字默默地
在海岸明亮的腰身
排出溺水的作品。

地衣来来去去向上爬着
把丛丛绒毛
铺满空气和水的洞穴，
谁都不许跳舞，除了浪，
谁都不许跟来，除了风。

《天 石》之十六

这是处女石里的树，
形成显然已有一亿年的
坚硬的美的树。

玛瑙和红玉和明星
代替了木汁和纤维，
直至巨大的树干
排掉潮湿的霉质
而凝成平行的立像：
活的枝叶

掉下，
立像倾倒时
被燃烧的森林、火烟
和星尘笼罩，
直至时间和熔岩愿意
赐它以石的透明。

《天 石》之二十

美洲的山脉是粗糙的，
多雷、多毛而坚固，
像银河系：
这是最蓝的蓝，
孤独的蓝，秘密的蓝，
蓝的窠，蓝的石青，
我的祖国的蓝骨架。

导线着了火，一声爆响
石胸膛裂开：
火药上飘烟袅袅，
焰下是蓝的碎骨，
深海蓝的石子。

啊，地下蓝的教堂，
水晶蓝的震荡，
冰封的海眼
重见光明，
重见白昼，重见空间
清澈的皮肤，
蓝的土地回归蓝的天。

《天 石》之二十三

我是那赤裸的
矿石：
地底的回声：
我庆幸
走了那么多路，
从那么远来：
结果，有了
不知为什么脱离
岩石母亲的
内脏、身体和手，
从没有期望过长远，
决定做个人间过客，
认了命，生活和枯萎。

唉，这绵长的
暗淡命运，
孤立的存在——不成形状的花岗石，
纯粹，不可分，冰冷的物质：
我原是石头：黑石头，

猛烈的分离
是我诞生异地的创伤：
我要重返
旧时的安定，
重返宁静的中心，回到以前
那不知如何也不知何时
给拆散而离开的
石母亲的子宫。

《天 石》之二十七

如果有大灾难，
另一次创世，一次天变，
就让我心爱的人的身体分裂，
撒进黑曜石、玛瑙、蓝宝石里，
撒进安多法格斯达海风
吹打的花岗岩里吧。
让她纤秀的身体，
她的睫毛，
她的脚，她的胸脯和金黄的腿，
她丰满的唇和红色的语音
留在雪花石膏里：
让她死掉的心
回旋唱着歌沉下
跟河里的石头一起
漂向大海。

《天 石》之二十八

正方形从它的对称
跌进水晶里：
打开大地之门的人，
发现黑暗中完好明朗的
这透明结构的光。

盐的立方体，石英的
三角指头：金刚石的
水线：硫磺的
迷宫和它巍峨的辉煌：
紫晶坚果里
长方形的重叠：
一切在地层下：
埋藏的几何：
盐的学府：火的秩序。

巴勃罗·聂鲁达：其人、其诗

（后 记）

巴勃罗·聂鲁达是全世界都熟悉的名字，西方世界的读者，大抵比较喜欢他的抒情诗，而东方的读者则更欣赏他的政治诗。历来关于聂鲁达评价的争论，基本上便是从这两种不同观点出发的。人的艺术品味本来难求一致，看法有歧异并不奇怪，不过聂鲁达的作品不仅仅限于这两种，较后期倾向于探索人生和宇宙的作品，昭示出另一种冷静的哲学家的精神，这些诗在他一生的创作中所占的比重不轻，但是似乎没有受到重视。这本书收进诗人在五十年代以后出版的若干诗篇，或者有助于读者比较全面地认识他各个时期不同的风格。

巴勃罗·聂鲁达1904年7月出生在智利中部盛产葡萄的帕拉尔，一个月后生母即因肺结核去世，两年后随父移居铁木可，童年和大部分少年时期都在南方这个新开发的小镇度过，目睹第一头牛、第一造麦子在这寒冷多雨的处女地诞生。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最亲密的同伴却是树木、野花、鸟、甲虫、蜘蛛、马和别些不知名的森林动植物，而美妙神秘的大自然，对于他就像母亲温柔的怀抱，因此他的作

品永远保持着对大自然又敬又爱的孺慕之情，一种近乎原始的执着。聂鲁达十岁左右写出第一首诗，正式发表作品是十四岁那一年，十九岁出版第一册诗集《黄昏》，次年再出版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奠定了诗人的地位。当时智利有一种不成文的传统习惯，有名气的诗人常被委派作外交官，聂鲁达二十三岁时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成为远东国家的领事，先后驻过仰光、可伦坡、巴达维亚和新加坡，其后又被派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塞隆纳，1935年调马德里，是他最后一次领事职务。

在亚洲国家当外交官的生活并不优裕，薪金要靠领事馆签证收入拨出，非常微薄。眼中所见是剥削和贫穷，经常接触的是殖民政府的官僚和商贾，这是聂鲁达一生最苦闷的时期，“东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我在这时期所写的诗，只能反映一个给移植到狂热而陌生土地上的、外来人的寂寞。”^①“孤独培养不出写作的意愿，它硬得像监狱的墙，即使你拼命尖叫嚎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②可是他没有停止创作，有些诗是倾听着法朗克^③小提琴奏鸣曲“缥缈芳香”的音乐写成的，“每天晚上，这奏鸣曲伴着我，引领我，以无尽的悲哀和胜利的忧郁充满我。”^④这便是《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的作品，它们读起来不大像创作而像是从另一种文字翻译过来的东西，奇怪的用字和句法

① 聂鲁达：《回忆录》(Memoirs)，p.84 (1978年版企鹅丛书，Hardie St. Martin英译)。

② 同上，p.91。

③ Cesar Franck(1822—1890)，比利时作曲家。

④ 聂鲁达：《回忆录》，pp.97—98。

造成梦游者呓语似的印象。这跟他在陌生环境中的失根心态很有关系：我觉得诗人这时期比较着重捕捉变化不定的瞬息感情，未加整理、组织而直接写在纸上。这样的创作虽然有“真”的好处，对读者而言，却是“隔”了，因此不容易了解，更不容易引起共鸣。

《大地上的居所》第二卷的基调，大体上还是灰暗的，不过聂鲁达1934年调去西班牙之后，结识了加西亚·洛尔加和别些革命诗人，使他的作品呈现比较鲜明的色彩，生命不再是没有意义的存在了。

如果不是为了凶狠的利刃
赶上我们的那一晚，不是为了那一天，
不是为了那个黄昏，不是为了人带着负创的心走去
准备受死的那个破角落，写诗给维？

——《献给费德里柯·加西亚·洛尔加的颂歌》

这样，写诗有了具体的目标，诗人苍白的脸开始泛出血色。

来看这愁苦的嘴巴漾出微笑，
来看这颗新生的心以盛开的，
坚定而金黄的花向你们问好。

——《在新的旗帜下集合》

但是真正彻底的突破，是西班牙内战爆发的1936年。“当

第一颗子弹射中西班牙的六弦琴，流出的不是音乐而是血，人类苦难的街道涌出根和血，我的诗像幽灵一样顿然停步。从此，我的道路跟每个人的道路会合了。忽然之间，我看见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向北方——老百姓，我要自己谦卑的诗成为他们的剑和手帕，去抹乾他们悲痛的汗水，让他们得到争取面包的武器。”^①

聂鲁达采取了立场。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行动，被解除了领事职务。这时期写出的《西班牙在心中》以充满生命力的全新面貌出现，用字造句都很浅白，感情却很深刻——对敌人是愤怒和憎恨，对战友是怜惜和爱。

《西班牙在心中》是二十三首短诗组成的长诗。根据英国历史学者汤马斯在《西班牙内战史料》^②提供的资料，《国际军团到马德里来了》一首的写作时间大概是1936年11月8日，即隶属第十一团的三个营抵达马德里的日子。当时马德里已进入巷战，两天之后，第十一团的志愿军已有三分之一阵亡。^③

《赫拉玛之役》写的是1937年春天一场历时二十多天的著名战役。法朗哥军队于二月六日突击赫拉玛河谷，意图截断马德里与巴伦西亚之间的公路，政府防卫军守住赫拉玛河东岸，火线长达十六公里，国际志愿军有四个团协助防守。在整个战役中，政府军死伤过万，志愿军则以第十五团属下的“英国营”和美国“林肯营”损失最惨重，阵亡者半数以上。^④

① 聂鲁达：《回忆录》，p. 149。

② H.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1979年版企鹅丛书)。此书于1961年初版，曾得毛姆奖(Somerset Maugham Prize)。

③ 同上，pp. 479—481。

④ 同上，pp. 588—596。

志愿军之中有不少诗人，有些求仁得仁，有些生还，他们所写有关西班牙战争的作品，后来曾编成集子出版。有人认为聂鲁达的《西班牙在心中》是其中最高贵的诗，配得起当年反法西斯战士舍生取义的高贵情操。如果译者没有能够传达出这首诗里好像火山爆发一般的感情，让读者感觉到一颗饱满、柔软而鲜红的心在搏动，那就只好为自己的无能请罪。

佛朗哥建立政权之后，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来。在巴黎负责遣送西班牙难民的聂鲁达，目睹第一批紧急动员的法国青年开赴前线，而希特勒的侵略似乎没有止境。“这阶段结束的时候，我又一次孤独站在新发现的土地上，似乎整个悠长的旅程都浪费了。我陷入痛苦中，陷入第二度的孤绝，正如分娩前的阵痛……往何处去？该走哪一条路、朝什么方向寻静寂或者喘息的机会？我把光明翻过来转过去，什么都没有找到，除了自己亲手小心翼翼造出来的空虚。”^①

1943年，聂鲁达辞去驻墨西哥总领事的职务，回国时路经秘鲁，瞻仰了古印加帝国的遗址，由此产生写《玛珠碧珠高地》的念头：“我看见石砌的古老建筑物嵌在青翠的安第斯高峰之间。激流自风雨侵蚀了几百年的城堡奔腾下泻。维尔卡玛育河飘起大团大团的白雾。在这岩的脐孔中央，在这傲然矗立、似乎是我所归属的、被遗弃的世界的脐孔中央，我感到自己无限渺小。在遥远的时间里的某一点，我的手似乎曾经在这里掘过沟道，磨滑过岩石。……我自觉属于智利、属

^① 聂鲁达：《回忆录》，pp. 148—149。

于秘鲁、属于美洲。在这崎岖的高地，在这辉煌的废墟，我寻到继续写诗所必需的信念原则。”^①

这是一次寻根旅程的开始。“只有在自己的国家，我才可以生活。我的脚和手必须触到它，我的耳朵必须贴近它，必须感觉到它的水和影子流动，感觉到我的根伸进它的泥土吸取母亲的滋养，否则就活不下去。”^②

《玛珠碧珠高地》完成于聂鲁达正式成为智利共产党员的1945年，跟较早时写成的《智利的大众之歌》及其他作品合并成为一集，即1950年出版的《全体的歌》，这是诗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玛珠碧珠》则是其中最受注目的一章，它是一首抒情的政治诗，风格颇为隐约，有异于《西班牙在心中》的明朗，亦有异于《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的晦涩。它有严谨的组织和浓缩凝练的文字，绝对不是呓语，它的意境是清醒而且开放的，属于泥和岩石，不是梦。诗人对于现代人追求物质的庸碌生活之悲悯，对于轰轰烈烈的战斗和死亡之期许，都通过丰富的意象表达出来。它不是单纯的怀古诗，也不容易读，但具有鲜明的中心主题，读者只要把想象的触须伸长些，摸到诗中各种暗喻的线索，不难体会到诗人希望传达的讯息。西方的批评家一般不重视聂鲁达的政治诗，但对这作品的评价却很高，据我所知，最少有五位英、美翻译家曾经把它译成英文。

《全体的歌》出版前一年，由于智利政府的反共政策，聂鲁达开始了三年半的流亡生活，《船长的歌》便是这时期写成

① 聂鲁达：《回忆录》，pp.165—166。

② 同上，p.166。

的。1952年匿名出版的这本问题诗集，是诗人跟玛蒂尔德恋爱的纪录，是“自然的儿女，自然的爱情结晶。”^①当时有人猜测，匿名的原因是由于来自党组织的阻力，但这不是事实，真正的原因是聂鲁达跟他的夫人德莉亚尚未离婚，不希望她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受到打击。

智利政府的逮捕令撤销之后，聂鲁达于1952年回国，过了几年比较安静的生活，除了参加国际文化集会，绝少政治活动，因此得以专心创作，完成了三册颂歌，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这些诗发表后颇引起批评，有些人“量度我的诗句的长度以证明我把它们切碎或者故意拖长。那没有关系。有谁订过规则，决定一行诗应该短些或长些、窄些或阔些、黄些或红些？只有写诗的人可以决定什么是什么。他根据自己的呼吸、自己的血、自己的智慧和无知而下决定，因为诗的面包是用这些原料造出来的。”^②阅历丰富的人大抵都有一种共同的悲哀，似乎天地间再没有什么东西足以引起意外的惊喜。聂鲁达写这些颂歌的时候，好像是尝试用新的眼光，从新的角度去看最平凡的人和物，探索其中未被发现的美与善的原素，他的眼和手从一点移到另一点，恋恋不舍，惟恐错过什么。跟《西班牙在心中》若干篇章那种一口气喘不过来的急迫相反，颂歌的节奏非常缓慢，一步一顿，一句诗有时分成许多行，每行只有两三个字或甚至只有一个字。

五十年代后期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展开的批判，使聂鲁

① 聂鲁达：《回忆录》，p.215。

② 同上，p.265。

达像许多人一样受到冲击。

“关于斯大林问题,某些方面让敌人讲对了,要面对这事实,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是切肤之痛的悲剧。这可惊的发现使我们陷入痛苦的精神状态。有些人觉得受了欺骗。……另一些人相信,二十大所揭露的、无可置疑的事实,却证明了一个仍然有生机的共产党的正直品格,让全世界看到真相而负起责任。”^① “……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除了对资本主义的嫌恶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我对人类层出不穷的矛盾愈来愈不明白了。”^②

在此之前,聂鲁达每本诗集都有一个中心主题,但是在痛苦的精神状态中写出来的作品,只有少数是轮廓鲜明的,这包括他的第四册颂歌《出海与回航》、《十四行情诗一百首》(献给玛蒂尔德,诗人称之为“十四块板的小屋”)和《智利的石头》(写黑岛海岸上像船、竖琴、牛、海龟、小鸭等各种形状的岩石)。其他诗册的内容比较复杂,它们是诗人内省的见证,纪录了他最初的迷惘和彷徨。

我不再向任何人提任何问题。

可是我所知的愈来愈少。

——《多久》

周围的枝枝叶叶

使我不由自主,

① 聂鲁达:《回忆录》, pp.318—319。

② 同上, p.319。

不知道该进还是退，
该行还是止，
买猫还是买番茄。

——《单性生殖》

同时，对自己的探索和分析使他肯定个人在整体中的存在和地位，在这些作品中常常读到“我”这个字：

所以不知道到底谁是我，
也不知道现在或将来有多少个我。

——《许多我》

我必须等我自己，一如他们等我，
我要看自己走来
而终于体会那种感觉，……

——《牧歌》

然而经过自我批评和自我斗争（“只想打开自己关起自己／跟最险恶的敌人／巴勃罗·聂鲁达在一起。”），他也重新肯定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心：

可是没有退路！我们已经选择了，
天平两边只有
我们理智的重量
以及我们用光开拓的路。……

——《曲终人散》之七

一切灾祸都可以用针补救，
缝衣妇一样，一针一针缝起时间，
在伤痕上绣出红玫瑰。

——《天变》之十三

你只要上街，
便会看见我带着小提琴
随时准备唱歌，
随时准备舍身。

——《写给所有的人》

有人听着我而无所知觉，
但我歌颂的人，有知觉的人
会不断诞生而且布满世界。

——《老百姓》

聂鲁达自己对《遐想集》的评价很高：“在我全部作品之中，《遐想集》虽然并不唱得最响亮，却是跳得最美妙的。它跳跃的诗跨越荣耀、尊敬、相互的偏袒、现存制度和义务，创立了谦恭的不恭。由于不恭，它是最私人的书。由于步伐阔大，它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对我的品味来说，它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带着真理永远少不了的盐味。”^①

《典礼之歌》是一本多层次的诗，其中包容了几组诗，写历史人物、风景、季节、灾祸，还有内心的独白，充满失望和希望、光明与黑暗的对比。或者说，这是诗人细心检

① 聂鲁达：《回忆录》，p.295。

视世上各种矛盾之后重新体认信心的宣誓式，因为他在哀悼之后总有庆祝，而且在拉特蒙悲观的诗里也能发现积极的意义（“希望升于刑场”）。

另一部重要作品是《黑岛的回忆》。这是聂鲁达用诗写成的回忆录，在六十岁生日（1964年7月12日）分五册出版，每册各有独立标题。像他的散文体《回忆录》一样，它们是没有严格时间分界的随想，大致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年、在远东时期的生活、西班牙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祖国扎根以及苏共二十大的影响。

爱伦堡的回忆录，有一章是专写聂鲁达的，其中有这么一段：“他反对世界上的强者，做了共产党员，找到了朋友，因而也找到了敌人，但是咒骂他的都是敌人，他从来不知道，忍受来自自己人的奇耻大辱是什么滋味。”^①

这话说得早了些。

爱伦堡逝世前一年（1966），聂鲁达应国际笔会之邀出席在纽约举行的大会，当时也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参加。聂鲁达在会上朗诵了强烈反帝的诗，发表了反帝的谈话归途中经过秘鲁，得到秘鲁政府为他的作品《玛珠碧珠高地》而颁赠的“太阳”勋章。回国后不久即接到古巴作家和美术家协会发出的公开谴责信，“指控我的罪名几乎达到投降叛国那么严重……《玛珠碧珠高地》带给我的勋章、我之

^①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六部，p.363（1980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冯南江中译）。

出席国际笔会、我在虎口内发表的言论和朗诵，全部受到质疑……”^①聂鲁达把事情提交给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但委员会“已经有了结论，最低限度，在政治上有了结论。他们告诉我：这是向我党发动的第一次攻击。……智利共产党决定举行一次公开仪式，把不久前为最优秀积极分子设立的‘雷卡巴伦’奖章颁发给我。这是冷静的回答。”^②风波虽然终于平息，聂鲁达心里毕竟留下了阴影。

我们被要命的敌人伤过，
也被要命的朋友伤过（而且更惨更痛）……

——《舟子曲终》

聂鲁达晚年的诗，有时流露出接近生命终点的预感，但这不是年轻时“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颓废，而是“却道天凉好个秋”那样安详回归自然的心境。

时间到了，我的爱，该摘下这忧郁的玫瑰，
熄灭繁星，把灰烬埋入泥土……

——《舟子曲终》

我要重返
旧时的安定，
重返宁静的中心，回到以前
那不知如何也不知何时

① 聂鲁达：《回忆录》，p.326。

② 聂鲁达：《回忆录》，p.327。

给拆散而离开的
石母亲的子宫。

——《天石》之二十三

而且并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对于他在《老百姓》一诗中所歌颂的、生生不息的人类，依然充满信心。

也许我的名字在这里
有一天会走向新生命，
经过黑色的新运河
而终于用另一双翅膀
穿出地道。

——《甲虫》

我是死人，
给杀掉了：
我正在跟春天
一同诞生。

——《刀锋边沿》

下一次，当我骑马
穿过时间回来的时候
我会好好准备，
留意狩猎一切
会走会飞的东西……

——《昨天》

聂鲁达用诗笔探索生死问题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正积极进行政治活动。1969年9月，他接受了智利共产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以黑岛为起点的竞选活动，很快便“燃烧起来。每个地方都要求我去。论千论百的普通人，男男女女大力拥抱我、吻我并且哭泣，他们把我感动了。圣地亚哥郊外贫民区的人、科金波的矿工、来自沙漠的铜矿工人、手抱婴儿等候好多小时的农村妇女，从比奥比奥河流区域至麦哲伦海峡对岸那些受漠视的穷人——在滂沱大雨之下，在大街小巷的泥泞里，在冷得使人发抖的南风中，我向他们讲话或者朗诵我的诗。……愈来愈多的人参加我的集会，愈来愈多的妇女也跑来了。”^①

这次竞选只是促成人民联盟各党派合作的战略，人民联盟推定阿连德为共同候选人之后，聂鲁达马上退出竞选，共产党全力支持阿连德直至取得胜利。

聂鲁达后期作品有许多地方使人想起我国古代思想家庄子“死生之徒”的观点。聂鲁达希望“诞生为前代的形状，／做骆驼，／做鹤鹑，／做流动的钟楼，／一叶水，一滴树，／蜘蛛，天上的鲸鱼／或者激昂的小说家。”（《永远在诞生》），正是庄子《至乐》篇描写的“形变”，物种化为水草、地衣、毛虫、蝴蝶、萤火、马，而复归为人；而“在愈来愈不懂事的生灵里／我永远懂得最少，／结果终于少至／足以了解智慧。”

（《蜂》之一）也吻合庄子“不知深矣，知之浅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的看法。一个崇尚“无为而无不为”的人，

^① 聂鲁达：《回忆录》，p.337。

一个革命的行动家，分别属于相隔两千多年的不同时代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其思路竟如此接近，想象中应该也是比较文学的好题目。

要了解一个人，的确需要听其言兼观其行。爱伦堡说过，“他（聂鲁达）给人的印象是个清心寡欲甚至懒洋洋的佛，但他写作之多却使人大为惊奇。他的诗作都是嘹亮震耳的，但他谈起话来却低低的，他的声音不像是一个宣传家，而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婴儿。”^①又说“巴勃罗是我认识的少数快乐的人之一。”聂鲁达承认“我便是这巴勃罗，爱伦堡没有讲错。”^②可是他的诗却常常充满孤苦之感，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描写寂寞、苦恼或者恐惧的权利。”^③每个人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要时刻保持昂扬状态是难以想象的事，而聂鲁达是勤恳率真的诗人，不能禁止自己在悲哀的时候停止创作或者勉强写出快乐的诗歌。选在这里的作品并非全部是我喜欢的，但我同样抱着恭敬的心情翻译它们。聂鲁达是诚实的人，不矫情，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不否认错误，对于一位在创作实践中坚决维护诗的正直品格的诗人，我的态度不能不恭敬。

曾经有人问我，聂鲁达的诗难译吗？我回答：不太难（《玛珠碧珠高地》是例外），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尤

①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六部，p.355。

② 聂鲁达：《回忆录》，p.263。

③ 贝里特(B.Bellit)：《游移的手指与未知的聂鲁达》(The Moving Finger and the Unknown Neruda) 引1971年10月28日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学的号角》所载聂鲁达谈话(1972年Grove Press Inc.出版《New Poems by Pablo Neruda》序言，p.xvi)。

其是较后期的作品，用字造句一般都质朴浅白，而且绝少引用只属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典故。可是不难译并不等于容易译得好，也许惟其因为不难译，所以更难译得好。任何译文都不可能百分之一百传达原文的涵义、感情、节奏、神韵和微妙的语感变化，相信每个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会同意，无论修改了多少次，总觉得还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只能希望以后还有再修改的机会。

这本书由开始翻译到出版，得到多位朋友的鼓励和帮助，抽出时间读草稿、提意见、奔走联络、搜集资料和校对，他们都是谦虚踏实的人，用不着列出名单，相信他们会体会我诚恳的谢意。

译 者

1984年10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聂鲁达抒情诗选

作者 = 陈实译

页数 = 3 5 7

S S 号 = 1 1 1 5 8 1 7 9

出版日期 = 1 9 9 2 年 0 9 月 第 1 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辑	(1 9 2 4 — 1 9 4 7)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1 9 2 4)
情诗第七首	
情诗第十四首	
情诗第十七首	
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	(1 9 3 3)
冬天的牧歌	
慢板悲歌	
五月季风	
意思是：阴影	
大地上的居所第二卷	(1 9 3 5)
惟有死亡	
船歌	
献给费德里柯·加西亚·洛尔加的颂歌	
阿尔勃托·罗哈斯·基米尼斯飞来了	
忘不了（奏鸣曲）	
大地上的居所第三卷	(1 9 4 7)
盟约（奏鸣曲）	
在新的旗帜下集合	
西班牙在心中	
丁娜·摩多提去世了	
第二辑	(1 9 5 0 — 1 9 5 7)
全体的歌	(1 9 5 0)
玛珠碧珠高地	
他们来索取岛屿	(1 4 9 3)
智利发现者	
酋长的教育	
雨中骑士	
谜	
船长的歌	(1 9 5 2)
山河	
婚后颂	
旅中书	
元素的颂歌	(1 9 5 4)
番茄颂	
衣服颂	
手表颂	
写给塞萨·瓦列霍的颂歌	
元素的新颂歌	(1 9 5 6)
写给野兔和男孩的颂歌	
木香颂	

第三册颂歌（ 1 9 5 7 ）

双重的秋天颂

海光颂

老诗人颂

第三辑（ 1 9 5 8 — 1 9 6 4 ）

遐想集（ 1 9 5 8 ）

多久

静一静

恐惧

一日之内多少事

V .

单性生殖

许多我

牧歌

苍蝇飞进合拢的嘴巴

秋天的遗嘱（选段）

出海与回航（ 1 9 5 9 ）

破烂颂

钢琴颂

猫颂

象颂

十四行情诗一百首（ 1 9 6 0 ）

晨：第九首

第二十九首

午：第四十首

黄昏：第六十首

第七十八首

夜：第八十六首

第九十首

智利的石头（ 1 9 6 1 ）

狮

海龟

石上人象

旅人

典礼之歌（ 1 9 6 1 ）

曲终人散：第一首

第七首

第十二首

第十三首

重见洛特蒙：第二首

第五首

全权（ 1 9 6 2 ）

海洋

海

行星

小夜曲

写给所有的人
老百姓
全权
黑岛的回忆（ 1 9 6 4 ）
雨的出生地：诗
父亲
迷宫里的月亮：东方宗教
烈火：潮汐
海
浪中独白
寻根者：树林里的猎人
夜
冬天之约（ 之三 ）
批判的奏鸣曲：记忆
真理：
最后，没有人了
第四辑（ 1 9 6 6 — 1 9 7 0 ）
沙上的屋子（ 1 9 6 6 ）
名字
旗
船歌（ 1 9 6 7 ）
卡帕里的恋人
歌
舟子曲终
丑之手（ 1 9 6 8 ）
花之谜
敲钟人
甲虫
歌
告别
刀锋边沿
世界末日（ 1 9 6 9 ）
今天也是
永远在诞生
昨天
统一
理性
动物
蜂（ 之一 ）
寻觅者
处境
战争
天石（ 1 9 7 0 ）
第一首
第十三首
第十六首

第二十首

第二十三首

第二十七首

第二十八首

巴勃罗·聂鲁达：其人、其诗（译者后记）

附录页